
名山藏

晉江 何喬遠

儒林記

王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晉王覽之裔六世祖綱有文武才劉基薦爲兵部郎中擢廣東參議死苗難五世祖彥達年十六褁屍苗中疏布終身以志父痛高祖與準精易究禮徵聘不就父華及第第一以講讀侍孝宗經筵受上知武宗朝用不附劉瑾傳旨致仕爲人孝友剛直母岑夫人壽至百歲華事之終老不衰

守仁居母娠十有四月而生岑夫人夢天僊乘五色雲抱丈夫子授之既生祖天叙命之曰雲五歳而不能言有異僧過之曰是兒也名泄之天叙爲改守仁而即能誦讀矣居八歳有志神僊之事十五從宦京師出遊居庸慨焉壯圖十七就婚於江西遊鐵柱宮得蜀中道士與語悅之見婁諒談朱氏格物之旨故跳善狎雖任俠之氣未除乃　已知砥學自厲既舉於鄉應試京師求朱氏遺書讀之再上京師值邊警講求兵法陣勢以叻學病從道士談養生弘治十二年舉進士觀政工部遣造威寧伯王越墳即其家益得

其平生用兵法還授刑部主事審錄江北還朝與太
原喬宇廣信汪俊泰州儲瓘河南李夢陽何景明南
都顧璘姑蘇徐禎卿濟南邊貢工詩古文辭又復病
告歸闢陽明洞爲書舍更講神僊之事已而悔之居
一歲當大比朝旨用國初故事從御史禮聘考試官
守仁應山東聘因北上改授兵部武選司遂與庶吉
士湛若水講聖賢之學正德元年南京科道官戴銑
薄彥徽以論劉瑾忤旨逮繫守仁疏救亦下獄已廷
杖五十謫龍場驛丞瑾使人尾之守仁行至錢塘恐
不免置衣履江岸爲詩其處若投江者因附商舟於

舟山爲颶風漂至閩界閩戍詰[illegible]之夜莽莽造山寺寺不納前宿野廟廟前後虎穴也數殺人守仁明亡害廟道士異之扣其出處而告之曰察君意欲遠遁避禍顧尊公方在朝怒公者逮誣及尊公尊公不免矣爲筮得明夷之卦守仁乃返朴龍場廟道士者鐵柱宮所見道士也龍場在南夷萬山中無所得書日坐石穴中默記舊讀隨手錄之意有所會輒爲訓釋而不必其盡合於先賢者則有七月五經之旨畧備龍場人則悅守仁相與伐木軒閣而居之學士稍稍來集居一年瑾誅擢廬陵知縣尋陞南京刑部主事調

為吏部郎陞南京太僕寺少卿而從游益進陞南京
鴻臚寺少卿十一年陞右僉都御史廵撫南贛汀漳
等處時江西之南贛福建之汀漳及廣東之南韶潮
恵湖廣之郴桂境壤相接峻谷深山嶺岫綴連峯賊
窟穴其中都御史文森受命往治稱疾不行兵部尚
書王瓊深知守仁才劾罷森薦守仁代之守仁至首
平閩廣劇盜詹師富溫火燒等因言盜賊日滋繇招
撫之濫招撫之濫繇兵力之乏兵力之乏繇賞罰之
弛今賊連絡數郡蟠據數省議者謂非大調狼兵難
以掃蕩臣謂調兵非獨糜費所過殘掠亦不下盜兵

衆聚難日久聲彰比得舉事魁首已逃橫羅安殺其所不免班師未幾嘯聚復集此往事已驗者臣近揀練二千有餘部勒可觀誠得行以大軍誅討之賞罰可省半費而收倍功許之有旨改巡撫為總督軍務聽便宜從軍法是時瓊雅知守仁可屬大事咨示方畧謂峯盤據江湖閩廣間其在南安橫水桶岡諸巢則接境湖郴其在贛州浰頭諸寨則連界閩廣接境湖郴者賊衆而勢散恃險山谿連界閩廣者賊狡而勢聚結援黨與宜先攻橫水次桶岡末乃與廣東會兵以圖浰頭守仁悉如其計身率都指揮許清守備

郊文知府邢珣唐淳季斆伍文定以其冬攻橫水桶
岡諸巢俘斬六千有奇因請置立崇義縣於橫水以
屬贑而浰頭賊有上浰中浰下浰守仁攻橫水時恐
浰賊乘虛出寇使人入巢諭告之賜以銀布其酋長
黃金巢等皆願投詣惟大賊首池仲容不肯池仲容
者捉戮官吏荼毒三省二十餘歲矣金巢至守仁厚
撫之籍其衆五百從攻橫水橫水破仲容懼亦使其
弟仲安領衆來其時方攻桶岡守仁亦籍仲安之衆
使截桶岡賊而故遠其截賊處召隣賊民備問仲容
狀皆言仲容兇狡異諸賊必不可撫今已僭號設官

候官兵至舉事有期及楄岡破守仁使人賫賜仲容牛酒則仲容備益嚴度不可隱謬語賫賜人鄭巢盧珂鄭志高陳英者吾讐也且見襲不得不爾時珂等已歸附爲新民矣仲容故脇珂與俱作賊珂不應以故有讐隙守仁故移文責珂而珂等急來上變陽怒鞭繫之陰令其聚衆圖犄角因使人諭贑仲容時方歲盡守仁以賊平提兵還贑矣下令贑城中賊已平臘幾盡何不爲蜡樂因大饗兵衆散遣之亦使仲安以其衆歸仲容大喜而贑者聞語仲容王公待汝厚當往謝仲容來謝守仁令人入珂巢令珂等陰洩其

所部聚待命顧其道必經仲容巢則教之謬語曰軍門以珂妄言生事捕繫其家衆者賊不復爲意仲容至贑見城中晏如市肆歡樂覘盧珂錮繫獄益喜守仁即以其夜釋珂令馳還以其部衆攻仲容巢豐犒仲容縻之過數日爲正月癸卯度珂等已至巢椎牛置酒大爲春宴賜仲容衆綵縷銀花以次入領綬其時畧使其出皆不相及而次第行斬之益趣諸縣兵與會分入諸巢自提兵擣其大巢於下浰大破之仲容餘衆奔九連山九連地廣益陝峻兵不得入守仁以所得賊衣衣兵混進因得據高擊賊賊走伏而殲

之搽捕月餘賊黨皆空老弱脇從號呼乞命乃皆籍釋之凡擣三十八巢擒斬賊酋二十九中酋三十八小酋二千有奇因請立和平縣以屬惠而郴桂諸處賊與江西諸峒聯絡復會兵三省夾勦之陞右副都御史廕子一人錦衣世襲千戶十四年寧王宸濠反守仁方承命處置福建叛軍至豐城聞變以便宜與吉安知府伍文定檄諸道兵攻之時寧王已出攻安慶守仁與文定等攻其眷屬於南昌寧王反兵而鬬遇之湖擒之語在分藩記方寧王反時懸賞格能捕者封侯至是詔旨褒勞令兼巡撫江西地方世宗即

位名還赴京且行宴賞會以甫有武宗大喪止陞南
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疏乞便道歸葬其冬封新建
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
國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如故三代幷妻一體
追封子孫世襲幷存問父華賜羊酒明年疏辭不允
守仁故以才畧爲王瓊器任用能早膺閫寄屢立大
功乃守仁亦歸德於瓊每有捷奏必上推朝廷制馭
之威靈下及王瓊居中調度之勞美瓊以此益善守
仁故牀平生得其像貌焚香懸對契若面語有時左
手抱孫兒右手執讀守仁奏至勦除輒擊節賞歎顧

兒日生兒當如此輩奇男子入請於朝盡行所奏其使得便宜行事皆瓊從中主之守仁益得自發舒寧王反王瓊曰亡憂有王伯安在可定也及是果然守仁所定寧用間用謀非一端其始慮寧王遽出南昌北犯南京則偽為兩廣廳檄兵符以示傳遽及為迎接北來大軍文牒故以達之寧王所又偽為通李士實劉養正書離間之使其遲疑不發我軍益集寧王既發則遍懸榜文誘示歸義之人削木為小方寸歸義者免死書之數千而投之湖復為大方大書寧王已擒無庸戰者及戰寧王之人逃潰相繼業以身講

聖人之道謀閒之術非所示人又不敢瑣瑟塵御報
捷之書不復叙及又宸濠當其結譽士大夫時士大
夫有名高者無所不傾下守仁亦與無崖異且使其
門生冀元亨往說之莊語宸濠自爲善守仁密謀陸
完來得爲江西巡撫用是其形跡不能無疑於士大
夫起家書生功名獨盛忌者益譏讒醜詆至謂守仁
陰附宸濠筴不勝而後背之者至請黜守仁爵一時
論功獨伍文定受上賞其餘悉省核平生用考功法
抑絀之守仁益疏辭伯爵言國家急難之時苟有從
我雖門庭之寇反面內向可以論功光其翕然生忠

義之心伸指臂之力追核平生抑絀不叙獨論臣功
臣益不敢承此時守仁門生方獻夫黃綰與所善席
書方以議禮得幸力言於上而張璁霍韜亦極推轂
上不報守仁疏守仁伯自如守仁之封上及祖父命
至之日父華垂盡成禮而卒守仁戒家人勿哭加冕
服拖紳含襚畢具一慟頓絕居喪三年從游益衆譏
謗其學術者日亦益甚守仁獨守前說也六年廣西
田州土目盧蘇王受構衆煽亂提督都御史姚鏌久
征不克張璁桂萼薦守仁特起左都御史總督兩廣
江西湖廣軍務疏辭不允守仁至梧咨詢士大夫軍

民皆言蠻夷反側繇異時大吏處置失宜安之則已因上書請可無征而定之則悉撤防守兵蘇受等喜詣見守仁軍門守仁杖之百而已旬日閒夷人來歸者七萬一千悉放之還捷聞賜奬勅銀幣而斷藤峽牛腸六寺仙臺花相諸猺者自韓雍大征之後無所懲艾久縱肆有八寨猺賊尤爲兇猛與相通結守仁旣撤防守兵從便宜留湖廣會衆解甲而休之南寧默以報効之機責蘇受新附之人蘇受踴躍用命遂以會卒歸途之便從便宜掩而征之報捷三千先是守仁捷奏歸功王瓊至是布政使林富等亦襲其體

頌守仁功甚至凡上奏故事先叙下司呈文後結已
撰守仁如富所呈列叙奏首結以已疏上業怪守仁
奉命征田而顧撫之藤峽無命乃復征之及覽疏疑
守仁誇詐倒置恩威姑賜勑奬諭而已餘賞悉格罷
方獻夫霍韜言臣等廣東人備知諸猺患廣歲久兵
則費人餉則費財安靜亡幾跳梁踵至王守仁乘百
年破敝之後感聖明特起之知片言馳諭厥角如崩
舜格有苗何以加此至八寨藤峽猺賊深阻獸伏禽
棲開國以來不及征勦守仁因歸師將降人掃清窟
穴如拂塵几仁足以懷綏向化之民義足以討服梗

治之寇兩廣黎庶得安生業勞苦功高矣而兵部功賞未見下頒言部覆題又待再按夫揆之詔書則有便宜從事之旨稽之傳志則有大夫出疆專成安利之文忠如守仁一屈於江西再屈於兩廣臣竊惜之誠恐經畧善後策不得施機會一失逋賊復熾其爲兩廣患不淺上許守仁條畫善後以聞是時守仁已病矣日冒暑與疾出入諸寨相度地宜議移衛所設縣治而病益進遂上疏乞骸臥舟待命江廣界上行至南安卒守仁臨卒南安推官周積入問師何遺言守仁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既卒櫬至南安贛州士民遠近擁哭南昌御史儲良材以下凡百有位趨百姓里居市兒巷婦哭而送者載道風

恐不可以舟良材撫之曰先生有懷邪越中子弟門
人從至有日矣須臾返風遂行抵越會葬者數千人
上聞怒守仁專擅不俟命自歸疑其有詐下吏部以
狀聞而守仁果卒吏部言守仁擅歸道死劇困可知
儻在原宥上意未解曰守仁學術事功多有可議其
會官詳定是非及封爵宜否以聞無得護庇詹事黃
綰給事中周延皆上疏言守仁立德立功之大上不
報綰疏責延朋黨謫判太倉州已吏部會議言守仁
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爲名則非朱熹格物致
知之論知衆論不與則著朱熹晚年定論之書號召
門徒互相唱和才美者樂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虛聲

傳習轉訛悖謬日甚若其誅叛擒逆事功亦難掩宜
免奪封爵以彰國家之大信申禁邪說以正天下之
人心上曰卿等議是守仁放言自恣抵毀先儒號召
門徒虛聲附和用詐任情壞人心術近年士子傳習
邪說皆其倡導宸濠之變與伍文定仗義討賊功固
可錄但兵無節制奏捷誇張近日掩襲寨夷恩威倒
置所封伯爵本當追奪念繫先朝信令姑與終身殁
後卹典俱不許給都察院便榜諭天下敢有踵襲其
說果於非聖者重治不饒久之許其子襲錦衣衛副
千戶穆宗即位詔大臣有應得卹典贈謚者科道奏

議定奪於是言者皆言守仁下吏禮二部會議守仁生前之論已定身後之典宜優制詔贈新建侯諡文成而科道官復謂宜子世伯從之守仁初溺於任俠再溺於騎射三溺於辭章四溺於神僊五溺於佛氏而歸正于聖賢其始尚沿宋儒之緒貶謫之後沉思格物致知之語超然爲異則講知行合一之學其意欲歸重躬行以捄末學口耳之弊若謂名物形跡可以盡廢惟當一反而求之心一時高明之士喜其頓而惡枷之士樂其便翕然從之宿學名流尊朱既久羣然譏攻謂流於禪而守仁譏之益力最後本孟子

良知之論以合大學致知之旨以爲致知之知卽致此心自然之良知訓格爲正訓物爲事心身意知而莫作物格致誠正而莫非事自謂其與朱氏異者直在入門之始究恐有毫釐千里之殊所以提醒本原開悟來學獨爲深切蓋朱學先致知而後誠意先窮理而後盡性先道問學而後尊德性而守仁反之以爲致知者直誠意之功窮理者直盡性之功道問學者直尊德性之功必先立其本而後用力以副之守仁天資高邁隨問而答無不響應四方及門麕至麕集聽講之後莫不暢豁欣快惟其事功以用兵顯其

倜儻權變百譎千幻於蹈險出危之間不無異時任俠之氣而世學譏其霸儒至其卓然以聖人爲必可師指切心體使人猛省而內證其於攻心捄世比之武事亦可謂雄偉而不常萬曆初從祀孔子之廟而制書美之曰聖賢之學管葛之才

郎曰王守仁以致知爲致本心之良知有宋呂氏已有是說而朱學闢之其旨誠不知於大學何如孟子曰凡有四端於我擴而充之其近之歟若其倜儻權譎以之蹈險出危孔子所謂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至夫招朋講學雖在兵間倥偬不廢臨成敗晏然無所

懽喜可謂加齊卿相不以動心所謂豪傑之士耶所
謂豪傑之士耶

王　艮　　鄒守益　　歐陽德　　劉文敏
徐　愛　　薛　侃　　錢德洪

王艮故名銀泰州人泰俗負鹽艮父故爲鹽商第名
其子曰銀耳銀成人父爲娶婦矣父將走公門銀寢
而聞其號驚起問故父曰吾欲走公門靧而不及湯
水冷吾面也父出銀痛哭曰吾已成人令父昧爽靧
寒而尚子乎及暮父歸請代父役父曰役于公當識
數汝不知也何能吾代銀則走學數既習數告父曰

可矣自此掃舍捧席嘯嗷定省如禮久之父曰汝尚不識字銀走之塾師習字乃粗識論語孝經章句遂邈然有希古聖賢之心信口談說如或啓之以經徵悟以悟釋經行卽悟處悟卽行地如是有年人未識也有吉州人來爲塾師聞銀論說曰此類吾撫臺王公之談王公王守仁也因爲道其良知之學銀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銀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銀與王公也卽走詣守仁服古冠服執木簡以二詩爲贄入門行中道守仁異之迎以賓禮據賓位而坐坐定守仁問

何冠也曰有虞氏之冠問何服曰老萊子之服守仁曰將學其服耶抑弃學其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銀色動坐漸側及聞其論格物致知之旨恍然有悟乃拜為弟子居有間未諸心即復就賓位守仁弃而還其拜已卒稱服乃卒拜為弟子於是為之易名曰艮字汝止居亡何歸省道金陵至太學前欲以所學論六館士六館士覩艮冠服異常環問所治經曰治總經守仁以外艱歸艮從居越四方來學咸屬開導久之駕小蒲輪隨二僕入京所至為人講說以廣衍其道艮風格既高所為又獨同志聆愕匿其蒲輪勸之

歸畱一月迈其後再見守仁陳格物之旨守仁曰待君自明也守仁卒開門授徒遠近皆至艮骨剛氣和性靈澄澈音咳盼顧使人意消所引接無問隸僕皆令有省雖貴顯至悍戾不悅者亦悔謝往往見人眉睫即知其心別及他事以破本疑機疾響應精蘊畢露廓披聖途使人速進獨不喜著述或有酬應令門人兒子把筆口占導意而已晚作格物要旨求仁方諸篇御史洪垣構舍居其學徒總漕都御史劉節鹽法御史吳悌皆特疏薦聞不報艮之學旨其仲子璧能傳之在士大夫間則布政使徐子直傳之大學士

趙貞吉參政羅汝芳傳之吏部侍郎楊起元又有朱
逸韓樂吾二人逸樵夫也易麥糈擇精者供母糗其
糲秕以樵一日過艮閒行吟曰離山十里薪在家裏
離山一里薪在山裏艮謂其徒曰小子聽之入病不
求耳逸因附墻竊聽講論聽訖樵去以爲常艮弟子
宗姓者顧謂之曰諗子雅志甚苦願奉數十金爲子
生理免樵作勞且得日夕相從商切幸甚樵曰子非
愛我力却之韓樂吾陶人也從學于逸逸死從艮仲
子襞三紀尚鰥襞屬門徒醵錢爲婚既娶出婦篋中
裙布分給所親與約曰吾不梁鴻非若夫而不孟光

非我妻所至誨誘人善良者以千數每秋穫畢羣弟子班荆趺坐論學數日興盡則拏舟別聚徧講如前舟中與弟子賡唱互詠自得也嘗與諸公講學有談及別務者輒大噪曰光陰有幾作此泛語或稱引經書相難則又大恚曰當下不理會却此訟陳言趙貞吉稱艮契聖歸眞生知之亞也銘其墓曰越中艮知淮北格物如車兩輪而貫一轂

鄒守益字謙之安福人父賢仕按察僉事守益年十七舉鄉試尋母卒治葬廬墓既舉正德辛未會試第一廷試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編修賢遂辭官歸踰年

守益亦引疾歸養四方人士皆來受學一日讀大學中庸而疑之曰子思受學曾子者大學先格致中庸何首慎獨也時王守仁都御史贛州就問之守仁爲講合一之旨超然有悟遂肅贄爲弟子宸濠反守益聞變率羣從趨吉從義起兵守仁喜曰君臣師友在此舉矣世宗即位出就官復入越見守仁參證月餘既別守仁悵望不已門人問曰夫子何念謙之之深也守仁曰曾子云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若無虛犯而不較謙之近之矣至京復職會大禮議起偕同官上疏不報明年再疏下詔獄謫廣德州判官復見守

仁於越而後履任守益蒞官臨民一以誠心相感延王艮諸賢講學興禮風動鄰郡久之陞南京主客郎中日與湛若水呂柟同門薛侃錢德洪王畿商究學問任滿給繇道請告歸過蘇訪魏校諸賢發知行敬義合一之旨入越哭王守仁喪存撫其孤聚同學會講還里會程文德量移爲安福令質之方田均賦邑民賴之居數年薦起爲南京考功郎中世宗將建儲吏部奉旨簡宮僚以舉望召入爲司經局洗馬當事者以非己出不悅會借霍韜上聖功圖因搆之禍幾不測賴衆抹免充經筵講官請從祀薛瑄孔子廟庭

其時與徐階羅洪先趙時春唐順之互相省切御史毛愷張元沖胡宗憲咸從之游士類興起居頃之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莅當事者忌而遠之毛愷上疏乞留亦調外任尋改南國子祭酒亡何九廟災循例自陳疏中寓交儆之意讒者因中傷之竟辭官歸歸與其鄉人劉邦采劉文敏劉子和劉陽歐陽瑜劉肇袞尹一仁等建復古連山復眞諸書院爲四鄉之會春秋二季合五郡出靑原山爲大會凡鄉賢士大夫偕與遠者年聚近者月至小會人百大會人千餘惟一啓雲擁星羅或吏端禀承或稽筆述記

守益溫言和氣隨機轉受若無往非可教之人無處非可動之物蓋自受學以後四十年間歷壯至老無非會友明學之事眞若饑食寒衣之不能已者守仁標良知爲門守益復推愼獨戒謹恐懼之旨以發明之守益之言日除却自欺便無病除却愼獨便無學聖門志學是志不踰矩之學吾儕講學以脩德而日用踰矩何以主善協一自戒自懼顧天命而順帝則此是時時下學時時上達準四海俟百聖合德合時合亨合吉凶只是一矩其發易損卦之旨云懲忿則火不炎上窒慾則水不下流是謂水火旣濟長生久視之方也又戒其徒日同會之友精進者少因循者衆喜怒憂懼而以爲任眞言動多苟而自以爲無傷于臣弟友宗族鄉黨多少不盡分處而自以爲無歉知者不肯言言者不肯盡而聞者亦不肯受不甘於相率而爲善柔乎循是以往坐枉此生上孤師門下誤後學中夜盈思自悲自艾可也又日求能求

安是千罪萬過之窠曰從古聖賢皆從不求安飽處鍊出來又曰天常健而不已聖學常強而不息健是自然之太極強是自然之眞性通來學者以困爲平等以嚴密爲過當于古人戒懼瑟僩幾若長物恐非師門自然宗旨學者有以出處嘗守益者守益曰順途境界只是觸兩出處節度只是語默此中潔淨乃無往不潔淨也

湛若水年九十有一往游衡山來過于吉守益率諸子及同志往迎預誡體古憲老不乞言意毋煩辯論晨夕躬定省執醬執爵一準古養老禮嗣月大水連舟送至虔洙泗而別時年六十有一矣若水重加歎異王公之門得人如此年七十有二卒寢疾時召門人訓飭不異平時穆宗改元贈禮部右侍郎諡文莊子義美俱舉于鄉而善以進士仕至太常

卿

歐陽德字崇一弱冠舉于鄉見王守仁贑州受其學不與計偕者再嘉靖二年進士時會試策問心學其意陰闢守仁門人徐珊不答而出德與王臣魏良弼等直發師旨而亦登第出守六安進刑部員外尋改編修累官禮部尚書講其學者半天下德之學一稟守仁而必槩諸躬應變閒暇如無事時或問何以能此曰吾求吾心耳心知其是雖害不顧心知其非雖利不爲此吾所受於吾師而自致其良知者也嘗貽羅欽順書曰佛氏知覺與良知名同實異凡視聽言

動皆知[illegible]也而[illegible]羞惡恭敬是
非所謂本然之善也致知[illegible]循其惻隱羞惡恭敬是
非之知而擴充以極其至所謂致曲求誠故曰致知
知至則意誠矣物者事也思慮覺識視聽言動感應
酬酢之能也然而有善有惡有正有邪格物者則爲
善而不爲惡從正而不從邪隨其位分脩其日復循
其良知之天理而無所蔽昧虧歉者也日積月累日
就月將而不能已不如[illegible]旦晝所爲牿其良心而
違禽獸不遠矣此聖門篤實眞切用力之地沒身後
已與佛氏異者也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

劉文敏字宜充安福人少時矜莊堅勵動必繇禮入越謁王守仁稱弟子守仁曰公不遠千里而來何爲者文敏曰來爲性命文敏爲諸生及貢矣棄之去不復應舉其學以躬行爲主虛談爲戒嘗謂學者當循其本心之明時時自見己過刮磨克治以消融氣禀之偏絕去外誘之害徵諸倫理事爲之實無一不慊於心而後爲聖門之正學此非從事困勉己百己千之功何自得之彼高談虛悟炫末流本德之賊也時士人聚講者衆惟文敏無奇僻語或終日危坐貌肅神凝諸生竦然憚之而覘其自爲庸言小節率中準

羅共推爲訥言敏行君子焉聶豹推重其人曰海內眞布衣其邑人御史劉陽學行長者亦廁文敏於陳眞晟劉閔之間文敏有弟曰邦采亦棄諸生從守仁學督學聞其名促之試邦采曰脫巾露體以求功名非士節也於是巡按御史儲良材令逼省諸生並以常服入而邦采得中式已仕嘉興同知

徐愛字曰仁守仁妹夫也與蔡希顏朱守中受業守仁獨先希顏深潛守中明敏而曰仁溫恭舉進士爲南京郎中與黃宗明薛侃馬明衡陸澄季本許相卿王激諸偁林達張寰唐愈賢饒文璧劉觀時鄭騮周

積郭慶欒惠劉曉何鰲陳傑楊杓白說彭一之朱箎
輩日夕績礪不懈告病歸與陸澄課耕雲上爲同志
久住之計年三十一卒所聞守仁語悉裒集之曰傳
習錄其卒也守仁哭之慟

薛侃字尚謙揭陽人與兄尚哲爲國子助教並從學
於守仁自咎罪疾嘗以輕傲爲戒秀水人沈謐素慕
守仁執贄未遂後爲行人聞侃講學京師歎曰師雖
歿天下傳其道者尚有人也遂刺從講學進賢舒芬
以翰林謫官市舶自恃博學見先生問律呂先生不
答且問元聲對曰元聲制度頗詳特未置密室經試

耳先生曰豈得之管灰黍石間哉心得養則氣自和
元氣所繇出也書云詩言志志卽是樂之本歌永言
歌卽是制律之本永言和聲俱本於歌歌本於心故
心也者中和之極也芬遂躍然拜弟子
錢德洪字洪甫餘姚人錢鏐之後父希明三歲失
明而博古能文章守仁倡道德洪與王畿首師事
之推尊發明爲獨至守仁在越七年德洪自歸省
外無日不侍左右王巽卒守仁使門弟子紀喪因
才任使倦居人金克厚者爲人謹厚守仁使司廚
克厚語德洪曰吾學得司廚而大進嘉靖五年德

洪與畿厚同舉進士而德洪畿相謂曰吾斯未信引疾歸卒業於守仁士及守仁之門者守仁使德洪先引導之俟志定有入方與請見八年當殿試方北上聞守仁喪遂輟試與畿迎喪廣信制服哭之構天真精舍當湖海之交像祀守仁收錄遺言與答問語曰傳習錄既殿試乞教授蘇學以便養遷國子監丞立省愆堂教諸生以悔吉吝凶之道遷刑部主事轉員外郎坐䜟繫郭勛忤旨下詔獄與楊爵趙都督白樓講學獄中勛死乃釋隆慶初薦復原職以引年進階朝列大夫今上即位復詔

進一階德洪自少至老守其師說既早廢周遊四方號召同志所至學者迎事而受業焉畿學雖師守仁而在官好干請武進人薛應旂爲南考功郎中黜之應旂亦坐補外南京給事中游震得等訟言應旂下吏部尚書唐龍覆言應旂疾惡如仇去姦若脫宜復京秩以勸後來應旂得復官畿後遇應旂下拜而謝之

晉江何喬遠　譔

臣林記　文苑

高皇帝起畎畝閒少罹孤賤質學無從渡江以後馬
上詩書兼操閒作膚思天授神藻泉流雖不同於學
士大夫字句之勤勞而其見悟出於臣民之上雄奇
超於翰墨之表古質與暢卓偉英傑異矣哉帝王之
文矣文皇御製條達宏遠如萬騎千乘馳驟植立於
平沙大漠之中而仁宗有典有則模範雅訓不啻學
士宣宗神敏兼賦下筆立成自亦以爲會心英憲孝

宗益體元黃屋流情縑素世宗中興藩服淹貫經史傑作奇思遠繼高帝臣愚無知以爲高帝世宗之文典謨盤誥兼具依稀而成祖列聖湯武殷宗良足次也高帝雖以文章雄視上古至其授旨臣下但取明達無貴棘艱一時翰墨知遇之臣無過宋濂學士濂遠沿元季靡縟之遺習近承聖主不棘不艱之明旨蔚然而森列浩乎其平夷不亦宜乎方孝孺道法政治寄於文詞列在頑臣不暇次載大學士楊士奇臺閣之體當世所推良以朝廷之上但取敷通亦繇掞摛之務未遑該洽相沿百餘年間有依經之儒而無

擅場之作漸使然也孝廟之時政洽道熙其時百官委蛇公朝入則振佩出則鳴珂莫不酒食相聚討訂文史朋講羣咏時則李夢陽崛興北地何大復並起汴中蔚然左馬之業而李東陽以先輩白眉秉任黃扉汲引英流究極華賁李何二子遂褎然名一代矣延及正嘉其風未衰唐順之王慎中名於嘉靖之初或規摹於蘇氏或體裁乎歐曾乃有歷下李攀龍吳郡王世貞振而大之二子者搦管則橫耽乎當世登壇則相遇於中原駿聲並馳高名獨盛但按其所作亦有可述攀龍自前漢先秦遡而上窺雜取詰詞贅

珠騈玉法則匠心言終芻狗時專長乎塵塵未狠藉乎郁郁者也王世貞武庫之儲河湧川流蕩蕩浩浩郎有穠冶之世情尚未根源於道德稽之於經似或遠焉嗟乎文章一途其理則已盡於天地之閒其法則已極乎今古之變惟夫深造以道富有日新擬議成之斯其根抵自非庸德庸言禮樂先進烏能彬質有其文詞者哉今具列文苑詩賦之家並亦綴屬

郭傳　林鴻　孫蕡　聶大年

張弼

郭傳字文遠會稽人洪武七年太祖御武樓賜學士

宋濂坐從容問曰天下雖定朕猶垂意宿學之士卿知其人乎濂對曰會稽有郭傳者學有淵源其文雄贍新麗而精魄焜煌論議崇竑根據六經波瀾相推若不知其所窮一代奇才也上領之未幾復召濂曰郭傳之文卿可持至濂因持其文以進上覽已笑曰誠如卿言會丞相暨御史大夫來朝命內使出示之且褒嘉至再即日名見謹身殿奏對稱旨詔授應奉翰林文字自是日侍左右備顧問賜予便蕃每命題撰著輒加賞賚已陞脩起居注遷考功丞

林鴻字子羽福清人洪武中薦辟試龍池孤鴈二詩

稱旨授將樂訓導官終膳部郎中與閩縣周玄鄭定侯官黃玄王褒唐泰長樂高棅王恭陳亮永福王偁偁見永樂臣林號閩中十才子周玄字微之黃玄字玄之鴻門生也號二玄晉陵舍人浦源有詩名特來謁鴻鴻使二玄見之鴻讀所爲詩驚歎曰此我家詩也避所居舍之源名日益重周玄仕祠部尚書郎黃玄泉州府學訓導鄭定字孟宣善擊劍工古篆隸書陳友定辟爲記室友定敗亡交廣間已入長樂居之洪武中舉明經爲延平府訓導末年爲齊府紀善永樂中遷國子助教王褒字中美永樂中以永豐知縣朝京師

與修高廟實錄陞翰林修撰修永樂大典爲總裁官
成祖每禎祥令節輙命從臣賦詩親第高下褒元夕
應制稱旨改漢府紀善唐泰字亨仲洪武中進士官
陝西按察副使高廷禮初名棅字彥恢自號漫士永
樂初與王恭皆自布衣名授翰林待詔遷爲典籍博
學能文工書畫事親孝謹與人交無賢愚新故盎然
若一其所選唐詩品彙唐詩正聲具有倫鑒行於世
王恭字安仲家貧樵郡山中自號皆山樵者永樂中
以修永樂大典強起至京師年六十餘矣同郡王偁
戲謂曰君無以會稽章綬故來耶恭曰山中斧柯幸

自無恙大典成試詩高第授翰林典籍不就廬陵解縉稱其布衣蕭然不慕榮寵雖然後起若朝陽之鳳

陳亮字景明元儒生也二祖皇帝累詔不出曰唐堯在上下有箕潁作讀陳摶傳以見志其後閩中能詩有布衣傅汝舟高瀔正德中人

孫蕡字仲衍南海人才美絕人爲文操筆立就負節槩不妄交游耕夫販夫望而目之曰孫先生元季避亂山澤與邑人王佐結詩社于南園開抗風軒以延一時名士　時士如趙介李德黃哲別駕黃楚金徵士蔡養晦黃希貢長史黃希文架閣蒲子文進士黃

原善趙安中安中弟通判澄徵士訥相與豪吟劇飲更唱迭和而蕡與佐介德哲尤磊落狂斐稱五先生洪武改元征南將軍廖永忠下廣東東莞何眞求蕡作書歸附曲盡誠欵永忠以是不戮一人尋徵蕡典郡教洪武三年詔天下設科取士蕡首舉于鄉至京授工部織染局使尋出爲虹縣主簿加意勞來兵燹之後民以還業一歲被選爲翰林典籍學士宋濂樂韶鳳承旨詹同亟稱之日侍上左右奏對便敏容觀飄逸濂輩皆自以爲莫及也居三載求出爲平原簿無何以事逮繫有旨輸校搡版築之役蕡謳吟爲粤

聲督工者聞上名至今陳所爲詩皆忠愛語命釋之十一年罷歸田里放迹雲林益肆力學問有輕死生齊物我之意久之名爲蘇州府經歷又久之以事謫戍遼東竟以黨禍見殺臨刑歌詩一章天下寃焉門人同邑黎貞者亦奇士時並在戍奉其柩葬于安山之陽典衣營其事爲文泣祭之番禺趙紉稱其究極天人性命之理濂洛關閩之學爲嶺表儒宗嶺表人至今有文學皆自其倡之

聶大年字大年臨川人一目重瞳穎悟卓絕日記數千言善屬文工詩書得李北海筆法宣德末繇經明

行修薦授仁和縣學訓導改常州府學再陞仁和教
諭士以不得出大年門下爲憾其詩多爲諸公稱賞
而葉文盛直謂三十年來作者絕唱也吏部尚書王
直嘗以詩寄錢塘戴文進索畫且自序昔與文進交
時常戲作一聯至是十年而始成之大年題其後曰
公愛文進之畫十年而不忘也使以是心待天下賢
士天下寧復有遺才哉語稍聞直景泰六年諸公薦
大年與史事徵詣翰林困於讒謗臥病逆旅自度不
起投詞于直曰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
千里故人分素少百年公論蓋棺遲直得詩泣下曰

大年欲吾銘其墓耳明年而大年卒

張弼字汝弼華亭人登成化羅倫榜進士倫謫官弼慷慨作詩送之授兵部主事轉員外郎出爲南安知府弼慱學工詩文尤雄於草書踵門乞書名遍天下而弼恒若不自屑每論古今人是非得失介不容髮敦尚行履風節自好其得科第晩徊翔省署又爲貳佐所蒞政簡且不久處落落而巳而益負其有不能居下所治南安兩廣要衝大山長谷亡命嘯聚久爲民患弼悉捕㓕之大庾嶺民無他生活爲兩廣商人肩挑轉貨南雄縣民欲奪而𤋮專之至樹黨爭命弼爲

立界定博換伐石立碑二郡民並得有所衣食既毀淫祠爲社學表章境內往哲寓賢爲唐張丞相說宋李丞相綱作祠爲周茂叔作吟風弄月臺爲劉元城作鐵漢樓鑿梅嶺嶔嵌以便行人梁橫浦崩湍人無病涉者去而民祠祀之弼草書神怪捷出備驟風急雨崩崖墮石之勢狂鋒醉墨流落人間以爲張顛復出雖海外之國亦知購求而弼自評所能以書不如詩詩不如文一時謂弼英雄欺人然觀弼之文精鑿無腐漫之氣詩學陸放翁而肆筆所至時有過之者亦知弼之不自誣也子弘宜弘至並舉進士曾孫以

誠萬曆中及第第一

李夢陽　何景明　徐禎卿　邊貢

顧璘　鄭善夫　陳沂　朱應登

康海　王九思

李夢陽字獻吉系出開封扶溝曾祖恩從外舅戍慶陽死事邊徼籍慶陽矣而其父正爲周諸王教授夢陽弱冠就河南試不得名以其故籍走之陝則陝士且入塲夢陽向主司大言曰塲未得解元主司試之賦立就收之果發解首連舉進士弘治六年也授戶部主事以次擢郎中始以主事治關用法逼商嚴格

勢求勢人不利坐構繫詔獄久得釋數數言政令不平官府殊法一涉官底即昵不問不報十八年應詔上書言今天下爲病者二爲害者三漸不可長者六書凡五千餘言其言學賈誼末言壽寧侯驕恣橫暴上不禮裁之非所以厚張氏侯奏辯深詆求疏中語謂夢陽稱皇后曰氏是時張皇后權獨盛皇后母金夫人至爲皇后泣訴上前上下夢陽詔獄塞金夫人請而左右輒乘間言請杖戒使還職上不聽奪俸而已金夫人求上痛治上推案起曰張氏者槩舉之稱豈一門皆后耶它日謂劉大夏曰左右謂我少杖夢

陽而戒之實欲痛杖云耳吾慮羣小乘此困夢陽當
是時也天下以此聖孝宗皇帝明興詞賦之業館閣
專之諸曹郎皆𠐊習至夢陽而崛起為古文詞館閣
諸公笑之曰此火居者耳火居者佛家優婆塞也然
夢陽之文詞出風入雅鳳矯龍變而其道大振與同
時者何景明徐禎卿邊貢顧璘鄭善夫陳沂朱應登
康海王九思號十才子而夢陽更以氣節奕奕諸郎
間一日道遇壽寧侯大數罵侯過惡舉鞭鞘擊落侯
齒二侯恚忍罷武宗即位御閹宦劉瑾者八人戶部
尚書韓文退朝與曹屬言上居起輒泣數行下夢陽

曰公國大臣也徒泣奚補文曰爲之奈何夢陽曰夫
劉洛陽李長沙謝餘姚三閣老者顧命之臣也比聞
諫官彈劾諸閹三閣老必去之持其章甚力公誠率
諸老上章伏闕繼之三閣老必以諸老交贊也易爲
辭是公助三閣老也文曰善卽子爲我草草具文與
諸大臣懐之伏闕瑾等相與號泣上前上不忍於是
健遷竟去文坐落職久之瑾知奏草出夢陽謫夢陽
布政司經歷致仕又久之羅織夢陽它事械繫之賴
康海救得釋而瑾之家僮姜老亦從傍申救瑾反欲
官夢陽康海曰李君得歸已感公德矣此時夢陽名

重天下瑾誅起江西提學副使至官謁總制都御史陳金與約曰公奉勑治軍夢陽奉勑治諸生亡涉也諸生有事至官率破例左右之令謁巡按御史長揖毋得跪故事監司五日一會揖御史所夢陽輒不往御史江萬實大不堪夢陽手銀鐺率諸生往鎖之萬實謹避而已他日淮王之卒有與諸生爭者夢陽笞焉淮王以奏下萬實案驗夢陽因與萬實互訐又下之陳金金以轉屬布政使鄭岳岳方欲爲夢陽解而夢陽則又與爭此時寧庶人宸濠重夢陽甚而岳在官數裁抑庶人庶人故憾之因爲夢陽執岳吏脅報

岳子泓與通賄以奏聞因泓栲治之而參政吳廷舉者請從夢陽爲詩夢陽笑弗善不應也至是以職事相左亦上疏論夢陽遂自棄官歸太守劉喬者奸有賦嘗死一諸生夢陽持之急喬僞爲奏草一通以白萬寶曰是李提學僞爲公草奏欲劾陳都公者以示金而怒之於是金不付岳案驗還以奏朝廷特遣大理卿燕忠出治夢陽坐繫廣信獄而諸生擁抹無數忠至羣入請曰李提學江西百餘年來未有此人正人君子也明公當爲天下扶持之忠曰彼直以文章冐時名耳安得正人君子夫且不講於老氏已召入

據案圜手罵且教之曰足下劾張壽寧劉太監時眞與
男子也此時亡知不知皆識足下今胡爲此欲上人
者於士大夫閒夫足下何不講老氏老氏也者守其
黑雌以爲谷谿忠還奏夢陽欺凌僚屬挾制撫按及
岳喬贓私有實皆宜罷廷舉論事過當擅棄官罪次
之詔黜岳喬爲民岳子泓克戍奪廷舉俸一年而夢
陽冠帶閒住矣夢陽爲書遍其座上楊一淸曰夢陽
自沾餘馥廿年於此平生忠誠不欺願學司馬君實
不動心富貴願學范希文慨然澄淸願學范孟博世
不我知百犬吠聲千人傳虛凡所振紀綱懾權貴與

禮教作士氣起廢墜拔宂仰抑植善鋤強皆遣不說而妬者目爲生事異者倡爲尚氣仇者指爲奸邪私者誣爲善訐排者劾爲害人喜諂者見秀才不望塵雅拜則曰歪提學使之罷輭無爲則曰弱臣奪其權問贓官者不唾罵則曰舉贓官者可唾罵時事至此中夜拊膺未嘗不流涕傳之瀕危巷伯之遭也古人邈矣試論今人陳士賢曲庇諸生諸生有爲盜者釋不問也凡上司面試莫諸生何敖靜之拳毆唐御史爭小試甚至挾刃入御史發疽死楊繼宗對人罵贓官不輟口有事其境者沿途伺察其動靜雍世隆

爲按察使途辱知府爲都御史鞭參將爲布政時人惟知有雍公而已不知兩臺都御史若御史也當時數公人莫加惡名焉夢陽蓋對燕卿大言曰公案畢矣顧非紀綱所繫元氣之關也必於激濁揚清之中寓扶陽抑陰之意使知朝廷有不可罔之法天下有不可屈之節古今有敢爲之男子無能逃之法吏然後能懾服勢雄繫屬渙散潛泯亂階而燕卿曰慮有後詞耳夫善人者國之經端士者天地之元氣也今爾爾矣士之見重於世者以人苟非其人雖位極公侯同捐館舍而已夢陽旣廢歸居開封從閭里俠少

射獵繁吹二臺閒自號空同子而游內慕重之若吳郡黃省曾山陰周祚皆無夙昔之知貽書歸心極所推伏方岳部使者過汴亦來造夢陽廬顧夢陽年位不尊往往偶坐客客率怪怒去宸濠之誅也御史周宣追論夢陽陰比反者差之劉養正李士實復坐逮錦衣獄公文下開封守鍵痛責一老人守提之老人臀血淋漓坐罵夢陽門夢陽不得已出浮繫開署中大學士楊廷和刑部尚書林俊護持之得免逮竟以作宸濠陽春書院記削籍免守鍵尚出刑部爰書張夢陽門以辱之而自後交游斷絕大梁賈客求文齋

金爲壽而已夢陽得金集賓客治供帳園林爲富貴容殊驕奢年五十八卒卒而人稱夢陽死尚有餘於才子枝舉進士有甥曹嘉諫南巡被杖嘉靖初爲御史抗論楊廷和喬宇彭澤因列廷臣五十八人爲四等坐貶昌邑知縣嘉亦有文辭頗好鬭無禮卽夢陽亦畏避之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父信渭源驛丞景明八歲能文十二隨父渭源臨洮守李紀奇其才延師教之師他出景明危坐朗讀如師在守竊窺愛重之召置門下紀爲人剛方好讀書攻治嚴明人人惴慄已郡事治乃自緩日與賓客宴會坐花行酒吹笙竽時從

衛官擁旌旄伐金鼓出城行射較儀信能許既去官紀資助車馬送餞郊亭曰君吾老友尒子吾小友也信爲河南承差時會汪直過河南都御史以下上謁皆蒲伏行直左右命都御史對屬括名馬都御史唯唯然手戰不能斂汗簌簌下信從旁奪御史筆代之對曰都御史大臣也不當頓吏事已見提學陳選長揖不拜歎息曰眞男子也景明年十五舉鄉試第三時尚禿笄諸公貴人轉相負視爭詣宿之所至遮觀十九舉進士與李夢陽邊貢造語相合共爲古文擬於秦漢居二年授中書舍人劉瑾用事上書吏部尚書許進曰某素未伏謁明公然慕義甚深區區之懷不敢不露竊見主上幼冲權閹在內天紀錯易舉動大謬究人事考變異莫甚此時

而上下之臣未見有秉德明恤仗義伏節者某雖寡
昧知明公有深憂也比聞權閹多來干撓或謂宜少
貶爲容某竊爲明公晝二端守正不撓不容權閹自
貶求容不容天下共是不容守正不容可以激頹靡
流聲烈自貶不容則頹靡益恣聲烈且敗其輕其重
明公宜審擇之頃之謝病歸踰年瑾盡免諸在告者
官景明坐免瑾誅李東陽薦起舍人直內閣經筵官
李夢陽坐累江西獄景明奏記吏部尚書楊一淸曰
僕聞聖人哲士取人衆惡明主顯相識賢集毀夫獨
同情則獨行見遺賓多口則廉潔被黜何也獨行者

同情所謬而廉節者衆口所妬也夫李夢陽者自崇而弗下人太任而弗識時氣多憤激量乏兼容訓咻致柔戒犯必折僕誠不敢爲之辭至其飾身好修矜名投義見善必取見惡必擊不附炎門不趨利徑處遠懷不招之恥處近執莫麾之勇在野有兎罝之武在公著素絲之忠立志抗行秉心陳力咸可尚也前與御史相迕同黨交構恃其貞介不服文法邅延無已固其自取而尊達至爲不悅縉紳靡然誹笑言官亟詆法吏深鞫惟恐摧之弗披辱之弗害嗟哉甚矣謂其爲高好勝多事越位不即攻之將爲患害則夢

陽之害不猶愈於賣法成賄汚行喪守玩公詭避行私煽虐甘心附媚役志富勢者乎任事謂橫伐奸謂訐建樹謂標己振起謂輕事問民隱曰恃名而出位恃國法曰寡情而立威夫其詭俗諸衆之人相傲爲譽而直節獨行之士疾之如讐當今仕宦不貶損就時其能免哉明公秉進退之權拔廉直之士夢陽夙知猶困於人何況門牆之外萬里之遠然僕於夢陽肝膽素交始聞人言猶或疑之又況明公顧嘗究西人之議參上民之公皆言夢陽敦古崇禮志在澄清又曰使其得位可使盜賊屛跡權勢斂手今京師之

士眛影議形韋情共怒間有知者則亦恐異同於威
嬰之吏以遭口舌之禍視爲秦越隨其軒輕僕竊傷
焉昔孔融鶚薦乎禰衡汾陽解爵於李白夢陽文藻
才辯匹禰儔白拘簡端閑則尤過之伏惟明公少加
援譽久之乾清宮災上言時政留中不下轉吏部員
外郎陞陝西提學副使嘉靖初年以疾乞致仕撫按
官言景明學政嚴明才稱其職不宜聽去然實病唯
上裁下吏部請暫聽致仕病愈起用報可抵家六日
卒年三十九景明寉秀不勝和煦近人志大行堅榮
辱毀譽不動於中交游取與一無所妄其以中書齋

詔下雲南遠方君長及貴使者聞景明名咸來贈遺寶貨有熊太監者贈物尤厚景明堅謝之太監豁然歎曰彼年方少所見如此吾局局黷貨寧不媿哉遂自解去錢寧持古畫索題畱之一年送還曰不敢污公名畫師御史客死京師中貴人廖鵬爲買棺郤而共賻焉曰吾友生不苟受死可污之其雅操如此初與夢陽契好後論詩不合乃罷交游所著有何子十二篇

郎曰明興宋濂楊士奇以文取重人主自後相沿名爲學宋歐曾而萎弱已甚夢陽景明起而學先秦兩

漢之文操觚之士翕然稱之然李則譏何捨筏登岸自開戶牖自築堂室何則譏李依傍太過不繇心造今讀二氏之文何蓋倣秦漢之體法李益學秦漢之何讀何暢而近於弱李俊而寡於密何似依傍李乃捨筏何者體未有也至二子之詩景明婉縟流麗夢陽跌宕慷慨出入李杜間矣

徐禎卿字昌穀長洲人幼精文理不繇教廸著交誠感慕賦諸篇詞旨沉鬱遂闖晉宋之藩凌躐曹魏長宿驚歎初舉進士則與上海陸深並知名武宗既授大理評事厭司法比請移學職便養當事者坐好異

抑之俄以失因降國子博士數年不調專門詩學究訂體裁融會折衷備厥文質幽憂中選平生所爲文及所譚藝錄曰廸功集長宿見之曰官止是乎年三十三竟死且死其友人視之而泣昌穀笑曰常事耳平生自附於李夢陽欲爲其日休龜蒙至是抱廸功集付其子曰傳我必獻吉

邊貢字廷實歷城人弱冠舉進士授太常博士孝宗一日祭貢不與孝宗曰何不見年少官人耶擢兵科給事中孝宗登遐貢劾太監張瑜太醫劉泰高廷和用藥之誤又劾太監苗逵與保國公朱暉都御史史

琳用兵之失劉瑾擅權責不能善事顯貴人伺瑾顏色以太常丞出爲衞輝知府尋改荆州擢山西提學副使丁父憂復除河南尋丁母憂嘉靖初即家起南太常少卿累太常卿提督四夷館時四夷文字體名地殊八館諸生學無師授貢徵來故譯是正諸文以成一家之學通遠人之情累擢南戶部尚書東南財賦制以都御史總之轉相疑忌事多格閡貢曰部主會計院主覺察又何妨焉人稱其通練識體尋以疾乞歸貢平生僻於六書所蓄不啻數萬旣歸遭回祿之變幾盡仰天大哭曰嗟乎甚於喪我疾遂篤尋卒

貢美姿風流饒吏事所交與皆天下豪俠能酒酒屆其座客毎醉則使兩伎肩臂扶路唱樂觀者如堵了不爲怪

顧璘字華玉上元人體貌修異聲響清逸舉進士方弱冠敏贍耆學多交名侶遇士大夫曲躬畢敬人人得其歡知廣平縣臨斷如老吏以年未三十不與風憲授南吏部主事陞郎中南曹無事益肆學交友正德中知開封府鎭守中官廖堂圉奪自恣璘摧抑捍蔽逆折萌芽堂罷中官王宏代之堂語宏曰顧守素與我輩抗惟責守賄責守拜可以難之宏果以二事

難璘璘上記巡撫鄧璋曰王宏非法索賄逆竝生之操非禮責拜損士大夫之體願棄官去璋留不許遇冬至見宏長揖而已宏誣璘怠慢勅書欺侮鎮守賄錦衣朱寧矯詔逮繫錦衣獄鎮撫張瓊責璘伏狀璘曰禮迎勅不跽且前有三司後有諸屬何獨責一守耶冬至拜鎮守亦無其禮上不見答則下不致恭蓋兩失之鎮撫曰然則誤逮君耶今太監勢也君何多言璘曰錦衣詔獄也安得但言時勢不論國法鎮撫以復寧寧復遣校尉至開封按其它事無所得惟裝池過多耳竟文致慢勅罪轉謫鎸三階知全州擢知台

州府去台之日巷哭不斷嘉靖中歷浙江左布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乞終養忤旨落職以布政使致仕久之再起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往時巡撫爲尊重坐治而已即出巡歷必藩臬隨之璘輶軒四遍謝遣藩臬傔從簡約偏邑下鄉不知都御史來也所至勸農振業平繇復稅摘伏省徵執跡夷易而懸軾誦讀撰著亦復不少陞刑部右侍郎改吏部上治顯陵承天改工部右侍郎領山陵事進工部尚書璘治陵程省調發長於料簡費少功倍改南京刑部尚書繩引三尺不顧鄉舊平生禮數簡率任情進止高

親淵覽侃侃奮迅會一時同事者多新進而躋猶前輩臨之坐是怪謗並興爲言官所醜指竟鬱鬱沒齒居恒言士大夫當以心術爲本根以倫理爲植幹以學問爲菑畬以事業爲結實以文章爲花萼其詩篇清麗文詞雅質多傳于世所居息園袤五十武廣半損之中取纖徑通步餘盡蒔植修竹後挺嘉木前列芳卉美草四時周除曰疊山巒林負物性損天趣絕不爲也又名知人巡撫湖廣時見張居正毀齒中呼爲小友語諸公曰此子將相才也解帶贈之曰表呂虎意耳子他日故不止此出其少子峻相託後張居

正當國竟叙錄獻陵功蔭峻從弟英玉官按察使有
廉名

鄭善夫字繼之閩縣人初爲戶部主事劉瑾用事告歸築少谷草堂金鰲峰作遲清亭曰俟天下之清也巖居六載交游寡絕日晏未炊欣然自適有司勸駕奪起改禮部主事員外郎武皇將南巡善夫約諸曹郎伏闕上疏上怒杖之闕門罰跪跪將善夫別作諫草置懷中囑其僚曰死爲我出之其疏曰臣聞天子端外屏以示嚴也非郊社不離宗廟以承重也宮禁九重出則警蹕以防奸也夫以天下大器權邪側目

而不敢發者無其便耳陛下遠不見曹欽近不見劉瑾又不聞英廟事乎乘輿遠出內無儲君外有勁虜而驕貴弄臣專典禁兵萬一變作誰保無虞陛下以威武大將軍鎮國公前往泰山獻香誠為社稷人民耶臣聞雨露所滋無不孳息雷霆所壓無不摧折煦然而福肅然而威萬化時行百神率職者天也泰山之神尊於天乎天以祖宗相承之社稷人民付陛下誠欲陛下敬其威和其人民保其社稷而能享其宗廟也陛下郊不視牲齋不誓戒改卜者三出而馳道非所以事天也禘嘗不親非所以尊宗廟也圜丘之

上烈風揚沙太皇太后祔廟之夕七月雨雹此天戒也五嶽之神不啻天之僕隸慢於主翁恭其僕隸不待智者知不饗矣陛下連歲北巡爲陛下留行者抗言有害而未嘗見害也非惟無害反有利焉宜陛下之厭之也然臣愚謂陛下之漸成矣昔扁鵲再說齊君不用三見遁去歎曰疾在膏肓不可及矣當今民窮財盡青齊淮楚間水旱連年甚至父子相食臣恐今日之形扁鵲遁矣天下名實方懼大怪春秋尊無二上制王公而下皆曰臣今以天子之尊貶而稱公其大怪也非但大怪且有大憂若有不順藩王以公

禮處陛下將安之耶抑責其不臣也堯舜恭默無爲萬世言治陛下自謂雄資大畧衽金革暴霜露手格單于身甚勞而功甚鄙也陛下不師堯舜則亦已矣獨不聞先皇帝先皇帝敬天勤民親賢遠色察佞倖絕遊畋亦惟自正其心爲天下本而文武効用不勞以治先帝何故不勞自治今復何故身勞而亂陛下可靜思也臣久佚草茅絕心仕進痛惟先帝視天求才不忍以無用自棄抱此悃誠久欲上獻明知職非言路寧觸忌諱以死者誠惜陛下英明不忍天下之日敝也善夫竟不死居頃之歎曰世道如此可爲計

哉復乞告歸徘徊越山水探天台鴈蕩者久之入武
夷山中善夫厓羸善病而好遊佳山水不廢嘉靖改
元薦起吏部驗封郎中道病卒善夫始振風雅之道
晚乃勵志聖賢曰任重者身也途畏者口也致遠者
道也邪行亡乎體違言不存口要諸遠矣善夫交遊
盡海內名人其詩規倣少陵兼目時變故寓幽憂雖
才韻弗克古色精言高映霞表與山人孫一元及衢
州方豪鳳陽殷雲霄最相善方豪仕爲崑山令以不
能教其縣自繫獄中民羣入獄請出雲霄自縣令仕
至南京工科給事中方峭克約邵寶記其文法于經

穆孔暉論之曰近夫恥不善不啻負穢近夫死葬者
千人咸哭之失聲近夫雲霄字也
陳沂初字宗魯後改魯南鄞人父鋼令黔陽判長沙
有惠政沂少有文譽久淹韋布舉正德十二年進士
與顧璘王韋稱金陵三俊改翰林庶吉士除編修嘉
靖初執議大禮世宗不問也擢侍講經筵講孟子徒
善徒法章講末獻規云望陛下恩溥雨露量開天地
無知者均沾化育有罪者並荷包容蓋爲議諭成諸
臣發上問沂名心識之五年詔翰林官外任使習民
事沂得江西布政參議隨事竭力殊忘外徙擢山東

參政募耕民與牛具以抹荒饑鉅野盜未發先事捕治之爲沂莒諸州除免馬種薪木運布諸征撥治郡縣定九等賦皆手自筭注凡所廢興悉切民情沂在江西遇桂萼於安仁萼曰恨不能畱公講筵沂曰凡諸內外孰非王臣某視議禮成役諸臣已爲叨竊此諸臣者若得因公放歸是卽公之畱某也及在山東遇張孚敬亦深相勞苦曰公毋憂卽召入也沂曰東民困甚公行某疏勝公德某連忤執政坐久不召竟以山西行太僕寺卿致仕沂穎異蚤見軀不甚長神采朗秀辟子可照少好蘇氏學人謂其筆勢瀾溢殊

類東坡亦自號曰小坡中歲再變其格詩宗盛唐文出入史漢歸於簡古晚益好著述淺淫理窟不以綺麗競能時人以沂清修厚德文藻惠政合而歸之曰有道仁人

朱應登字升之寶應人二十餘舉進士歷雲南參政廓落易直善下仁賢兼容謭劣所至以文雅飭吏政理教行爲文敘綴贍麗泉涌錦爛當人落筆一掃千言旁觀者往往奪氣而芽蘖蹊異然高舉濶視渺不爲意也同時有江都趙鶴仕至山東提學副使誓淸膠庠汰士過當爲詩言言自作更不隨人曰此道不

宜淺淺毛膚焉足試乎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弘治十五年進士及第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夙稟靈秀不事章句掇拾旨奥融通大義而已嘗曰經籍古人之魄也有魂焉吾得其魂爾矣論道則以無定爲眞論學則以適用爲是論文則以達質爲良劉瑾用事以海鄉人欲致之海常自疎濶其後李夢陽下獄瑾幾殺之矣夢陽之妻髣曰左國玉者年二十餘爲書通海劉公方持衡天下必不以私怨殺人且其人平生惜才卽殺人必不殺李子公見重於劉公而好李子也重劉公則當匡之爲名

宦官好李子當請劉公生之海謝國玉郎曰我固自違於劉太監也乃何惜生李子郎上馬馳至瑾門門者阻之海曰我康狀元乃公里人瑾聞郎攝衣出迎坐海上坐留海飲海談笑覗瑾曰自古三秦豪傑有幾瑾愕然惟先生教之海曰昔桓溫問王猛三秦豪傑何以不至猛捫虱而談世務三秦豪傑舍猛其誰溫闇若此哉瑾面發赤疑其譏已因問曰於今則幾海默然屈指曰三人爾昔王三原秉銓衡進賢退不肖今則有密勿親信在帝左右瑾意指己轉發喜色因復問曰尚有一人其先生乎無謂王猛在前而吾

不識海曰公何謬稱其一人者今李白也海卑卑耳瑾固問則曰不敢道不敢道昔曹操憎禰衡假手黃祖此奸雄小智李白醉使高力士脫靴可謂輕傲力士力士脫而不辭容物大度也瑾俛首思曰先生豈謂李夢陽耶此人罪當誅海即起辭曰海不敢道不敢道者此也瑾謝曰我知我知公但飲酒明日入奏出夢陽瑾諷海欲以爲吏部侍郎海固辭自是時時有匡正而亦自是益親海丁憂還家途遇盜貽書於瑾都御史呆知府維皆坐降官奪俸瑾敗坐瑾黨奪官爲民海抗行不隨而短於原人亦復繫喙故其所

沙毀譽雙騰既廢益自放於絲竹聲伎手抱琵琶和
歌也呂柟過之曰先生何量之褊乎海曰吾放浪形
骸游情酒伎開患越縱耳猶稱褊哉柟曰先生矩於
登仕越於廢居非褊而何海笑納之海雖生夢陽乎
厥後夢陽乃爲中山狼雜劇以刺海文士之相嫉如
此

王九思字敬夫鄠人眉目清秀顏色克和如神僊中
人姿儀冠朝士登弘治丙辰進士李東陽當國爲清
新流麗之詩和平暢達之文士林宗尚而九思亦學
其體考選庶吉士契東陽意遂得選首授翰林簡討

一時爲之語曰上有三老下有三討言其文體一律也及李夢陽起而倡古文辭九思一洗舊習從之東陽因呼九思夢陽文爲子字股葢以其互稱子爲重也劉瑾謫諸翰林爲諸曹郎九思得吏部主事歷文選郎中拒絕請託雖瑾亦不得行瑾誅諸翰林悉復官東陽以其文異己言官至郎中者可無復九思仍吏部居頃言官深惡王納誨升劾九思堂上堂下一陝三吏部非瑾黨何從得此堂上謂尚書祿也坐出爲壽州同知全則與州人士評說古文辭州人士翕然樂向太監錢寧舊鎮守雲南雲南人苦之及九思

居壽之明年朝廷將復遣寧鎮守雲南人羣欲沮寧給言其地大霧三朝不見天日而朝議謂如此天變大臣當入人自陳皆內不安往求司禮監言非關大臣蓋緣劉瑾餘黨去之未盡九思仍以瑾黨罷九思閒美風流不覊拘禮節而談笑有韻座有士則言文章座有釋則言禪定座有道則言攝養座有農有商則言耕種貨殖以至百工技藝皆隨所見與之談說無不欣快下及豔曲小令亦皆新奇工美極人情之致與康海並名善歌而彈琵琶次之所著有遊春記碧山樂府皆其小令豔曲之行世者也嘉靖初有薦

九思纂修實錄者其所同罷吏部摘游春記毀于當路云記中所借姓名李林甫者指李東陽也楊國忠者指楊廷和也賈婆婆者指賈詠也坐此竟已九思聞之更作小詞自嘲云馮夢禎曰王渼陂初作北詞搴似善唱者曰詞則佳矣謂音律何於是渼陂迎善歌者至家閉門學習三年然後操筆遂能與金元人爭奇老而喪明四方求文口占授人疾書不給年八十二卒

右弘正閒十才子

楊慎

楊慎字用修楊廷和子也廷和遲子禱神見夢則五代夏魯奇至曰武臣也以中庸十八篇輔之遂生慎

年十一工古文辭擬過秦論廷和曰吾家賈誼也十八從廷和禮闈較士得崔銑卷心奇之而考官未錄以呈廷和錄爲經魁銑後稱愼小座主云二十四狀元及第時廷和方在內閣人未知愼才學號爲面皮狀元旣授翰林編修上書諫武宗巡邊不報移疾歸三年出而值世宗郎位時正德中權閹張銳于經坐論死竟以進金銀免愼當講筵講虞書金作贖刑言聖人開人自新之路贖者用之於小過若元惡大憝則不在此典明年遣代祀江瀆詣京口見楊一淸閱一淸所藏書卬之疑義一淸言言成誦遂大驚益肆

力於學又明年與修武廟實錄又明年以執議大禮倡率朝士跪門伏哭首觸闕世宗久厭廷和固執人後之議至是大怒以愼唱首下之獄旬而再杖之創甚斃復甦時跪門哭者二百八人或死杖下或削籍或左遷或配或戍而愼得戍雲南之永昌雲南巡按御史郭楠上議捄愼幷爲諸臣請亦逮繫黜爲民而自是無敢捄愼者愼戍永昌三十五年與昆明胡廷祿晉寧唐錡大理吳懋李元陽永昌張含相倡和放浪湖山閒所在擁聲妓雜嘲笑隤然禮法之外至醉而傅粉作雙丫插花諸門生舁行市中諸妓捧觴從

諸酋夷欲得愼詩翰則以精白綾作裓遺妓妓服之
酒閒輒從愼乞書裓上以驕諸酋諸酋便購歸裝池
愼聞亦以爲快有規愼者愼答曰文有仗境生情詩
或託物起興如崔廷伯每臨陣則召田僧超爲壯士
歌宋子京修史使麗豎㸑椽燭吳元中起草令遠山
磨隃麋是或一道也走豈能執鞭古人聊以耗壯心
遣餘年所謂老顚欲裂風景者有良亦有以旣七十餘
還蜀有終焉之意而雲南廵撫㬎者俗戾人也授四
指揮鎯鐺使郎愼家鎖之來至則㬎已罷敗然遂不
能歸病寓禪寺以沒明興士大夫博學饒著述無如

愼者謂周禮多奇字古音蓋劉歆受學于楊雄其訓纂之遺有在於是者幸其書不列學宮未經學究金根之謬改麻沙俗字之訛刊此古典靈光也觀先鄭後鄭之同異相角杜氏干氏之可否相將孔穎達則會稡四家陸德明又並刻衆切如開武庫五兵隨用似張錦機百綵惟取乃手錄爲周官音詁謂周官保氏六書終於轉注毛詩楚辭悉謂叶韻實不出此易注疏云賁有七音實始發其例宋吳才老作韻補始有成篇謂叶韻自叶韻轉注自轉注此猶知二五而不知十耳作轉注古音畧謂伏羲觀圖畫卦文字所

生虞書依律和聲音韻所出至于周公文制六書詩訓六義郁乎備矣古之名儒大賢降而騷人墨客未有不通此者秦之吏人猶能誦爰歷滂喜漢世童子無不通急就凡將至後漢許叔重著說文十四篇咸宗古人不雜臆見可謂有功小學爰逮求近取旁披曲證說文而上則有大禹岣嶁之碑周宣岐陽之鼓呂氏考古圖宣和博古圖郭忠恕汗簡薛尚功鼎韻古文說文而下則呂忱字林顧野王玉篇陸法言集韻唐玄度九經字樣張參五經文字徐鉉係傳林罕小說張有復古編黃功紹韻會鄭樵周伯溫楊桓戴

侗趙古則于六書皆有論著悉繙討之又嘗受業李
文正公友太原喬希大未嘉林應龍亦以斯藝相取
今日此學[illegible]廢響絕示以形聲孳乳質以蒼雅林統
反不若秦時刀筆之吏漢代奇觚之童乃取說文所
遺諸家所長師友所問心思所得累稡成編以古文
籀爲主名六書索隱又搜諸家書合于六書而又叶
于八法名分隸同構又以楚風魯麟風之逸也堯衢
舜薰雅之逸也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删爲三百三百
篇而外皆逸詩也粵稽魯論兩見稱引後止兩韻約
僅五言其餘散見諸書若大戴禮若春秋內外傳若

汲冢沈史若諸子璅語綱羅放失綴合叢殘尚多有
之若因事造歌異裁別體若貍首鷺鷥蟋龍蛇後
代詞人刻意莫逮其宛轉附物怡悵切情不啻驚心
動魄一字千金而已於是首錄中古先秦歌詩爲風
雅逸篇凡十卷復謂五言肇于風雅儷律起于漢京
遊子行露已見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是五言起
成周也北風南枝方隅不忒紅粉素手彩色相宜是
儷律本西漢也豈得云切響浮聲興于梁代平頭上
尾創自唐年爰取六朝儷篇名曰五言律祖謂六代
之作其旨趣雖不足影響大雅而其體裁實景雲垂

拱之先驅天寶開元之濫觴遂起漢迄梁昭明文選之棄餘北朝陳隋昭明所未及選者詳其旨趣究其體裁爲選詩外編謂葛稚川抄撮眾書總其精要王融亦好抄書寓目疏記自謂執鞭古昔頗合軌葛王束髮以來手所抄集帙成踰百卷計越千其有意見偶所發明聊揮其菁華百分以爲丹鉛別錄此愼之自述也其他撰著編纂尚有七十餘種而至論王導之賊晉室太王之非翦商魯之重祭不始於成王周公春秋五覇深斥乎楚宋秦繆引墨子及修文御覽以辯范蠡無載西施之事引黃東發蘇東坡之言及

李漢韓文序以辯文公與大顛書之僞駁歐陽氏非
非堂之說斥戴石屏之無行傳節婦唐貴妃之死節
則又其證據古今闡揚幽隱者也愼在翰林時武宗
下問欽天監及翰林星有注張又作汪張此何星也
欽天監翰林莫能對愼曰柳星也世宗覽奏疏得喬
宇嵬瑣四字問內閣所出內閣不知適愼在取荀子
書實之他日世宗問內閣欲得博洽之臣以備顧問
內閣以愼對世宗默然愼在永昌安鳳兩土舍叛攻
城愼戎服率旅僮及步騎百餘往援木密所與副使
張峩謀固守賊來攻木密會寧州土舍陸紹先率兵

戰城下慎促城中兵鼓譟開門出夾擊賊遁去此慎見才之一班也隆慶初追贈光祿寺少卿

郎曰楊少師所見夢夏魯奇武臣也戍籍平輔以中庸十八章所謂追王太王王季者也大禮之兆矣予友滇中劉文徵嘗令新都爲予言至用修家觀其書朱黃手澤識以年月不翅充棟於戲此其家之子雲也

王廷陳　高叔嗣　王慎中　王維楨

陳東

王廷陳字稚欽別號夢澤黃岡人兒時便文敏記黠

竿風鷗狎游瀲獱其父參政齊舜扶朴之輒呼曰大人奈何輕虐海內文士耶正德十二年舉進士改庶吉士讀書翰林毎翰林學士入館廷陳時登館中樹窺學士過故作聲驚使見學士大恚佯不知也武宗將南巡廷陳與同館汪應軫江暉曹嘉舒芬馬汝驥等上書劾江彬罪學士石珤聞而止之廷陳賦烏母謠書翰林壁間其謠曰烏母謂烏子弋人在傍汝勿啼弋人得知將汝歸我但高飛起焉能捄汝爲竟上疏居數日撤館授給事中竟與芬暉嘉以忤旨補外爲裕州知州廷陳爲州臺省監司過者皆不出迎亦

無所託疾曰是皆盲子足當王生迎耶臺省監司相戒莫道裕巡按御史喻茂堅行部且至裕會藩使陳鳳梧亦至鳳梧廷陳師也廷陳出候鳳梧鳳梧好謂曰足下候我以師生故固厚御史即來候之當倍謹我夫御史銜上命者也廷陳曰諾前迎茂堅茂堅素知裕州守亢驁故欲裁辱之輒以小過榜廷陳吏廷陳過跽爲吏言茂堅故益甚廷陳大罵曰陳先生誤我直上堂搏茂堅悉呼其吏卒出從守勿更侍御史鑰御史門且具奏御史窘不能具朝餔繇鳳梧稍爲謝僅夜去尋劾奏廷陳會其州中豪民亦告廷陳廷

陳坐囚大梁獄獄中作左賦神辯二篇其左賦篇曰
夢澤子不善宦見閔有司黠民乘之坐是拘繫自傷
疾惡反中乃作左賦詞曰晝晦宵明川停嶽行隆冬
劇燠六月而氷隊毛不揚石舉與升廢聲振韻奮霆
無聲羣欣逐臭乃厭蘭芳猜鸞駭鳳精粻刪梟仁蹻
德跖勁弧射堯恬海狎江險瀆沈舳風虎聲嘯士兕
面號瞶聽既收聾司音矣彼之朦朧五色分矣駁足
則縛蹇服乘矣侏儒引臂上捫星矣醜女專齒淑媛
不御讐壁惠黽蹻巾首屨適郭捐逵擇潦而步賁獲
閉勇尫夫勁兮麓兔折趾獵者競兮不根而葉季爲

孟兮亂曰被緻之鳥載拔其翎彼寔酗酒謂爾何醒寇蹤其垣導寇以登彼田不治慝隣之耕其神難篇曰予獄既久請于神曰蓋聞之洞外者靈也贊貞者天也故哲傾不折妖體必離亂魄見褫歘衷毎迷故剌聖之刃必斷毒賢之鴆必覆掩正之網必裂墜良之穽必夷是神職也予之獄也奚罪待命移時倦肢憤志恍兮惚兮聆神之難一難曰醜士慝妍修夫短讐東家之宴西隣怨詛是故握珠懷珍而贊瓦礫彼有跛躄稱之駃騠隣姬之瞽而曰是則明將汝也蒙垢在伊讓其不滌彼髮不括若已蓬首是瞽隣姬明之

跛鼈而擲瓦礫也女奚無罪乎曰天之畀予厥鑑
湛乃緇其素詭中以容則予曷敢予不知罪二難曰
據崇者卑附操首者尾隨宅腴者瘠依言勢忌失也
虎豹違山見威於犬悍夫不戒孺或襲焉鸞折其翼
而鳶啄腹汝乃捐華背要而昔心不移夫舍陵趨壑
謫擠者也去重即輕易擲者也服寬不則命裂者也
予失勢矣固昔憎所乘而往怨所便也汝奚無罪予
曰勢若龍蛇誰與執之且棄恥若疾掩耳目嘗貪主
人之利而憚進苦劑予未能也予不知罪三難曰虎
搏隣牛操弧弗射非已利也虞人布羅獲禽丘若見

者弗禁有在野也譬腹可飽忍割朋肉痛弗切膚也
故攘隣之膏以赴盜火庇已而已子則塞勢者之賄
奪肥乎大嚼之口而飼之人貽國人以富而甘以其
身賈戾夫存隣牛而射虎逢虎之怒惡禽斃而毀虞
羅遭虞之疾是駭者爲也汝奚無罪乎曰梟搏雉雛
其母奮翅知不能庇愛弗已也夫聞啼助戮良所弗
忍乎不知罪四鄰曰象直須行不勝單伎十堯崇治
一桀潰之黠夫佞舌惠口是屈故堅幹不伐決漲不
遏爍焰不撲族骨不解奔飈不障虞反傷也而子務
勁者之摧而羿士之庇汝奚無罪乎曰吾寧吾涉之

蹶誠不能使勁者之肉孱也且覆惡以來立也德強以避抑也曷可說矣子不知罪五難曰目不拔之道存乎託也衆植其援以備攻也王屋之烏弋人弗射皇囿之兎獵子不逐集瓚之黿忍而弗擲若木之條引手莫牽蓂莢生陛弗剪弗踐其附然也故陽區無凍蟲仁壤無槁品潤國無燥類附之及也子膚托而子援矣汝奚無罪子曰子聞之健夫終日立不倚不僵衆恃而不怵非夫也子不知罪六難曰世有尊官莫知其名手握雷霆奔轟閃耀旭昃倏忽殊態改視傴僂而趨償以最考唯唯將事是爲豐績磬折之腰

壽其文組如醴之輔頤祿是永故勁項者辱剛膝者斥毅面者黜符中者完旣泄之孔忤臆者扇不薪之焰是天下之至威也汝乃規守矩執恭不踰憲不省己倨咎人之僭茲構之繇也何謂無罪哉何謂無罪哉寺乃俯伏嘆息茫然汗洽駭然股慄厥罪自知無復以對神不復難廷陳秉性高潔以名節自許然恃才輕世殆無人理始在裕州夏月裸跣聽訟或見飛雀集庭樹輙語訟民曰且止取彈彈雀民有應栲者彈之十彈曰速吐實其當鍰者令入十紙或二十紙或磨墨一研免其笞世宗卽位大錄武廟朝直諫

者而廷陳獨以吏鶩罷廢廷陳廢居尤甚閒衣紅紫
騎牛出市嘯歌自若其衣窄袖自別人競効之乃更
爲長袖尺餘楚中醫卜諸人多角巾綺服混雜儒生
廷陳乃自圓帽布衣而令其從者十餘人角巾麗綺
從其後舒芬嘗貽廷陳書大意欲廷陳矜飾名行以
酬賢知廷陳答曰辱承書教意甚勤懇僕惟少負性
氣自視無前遭事直往不知其可復見近世州郡之
吏務爲諂承故於逢迎節數稍爲損減不意遂犯當
世之怒又以一二牢執舊怨於僕内外構扇中僕惟
恐不深耳曩時交游見僕狠忤要津虞禍莫已莫敢

張口伸舌一爲論列明其不然者當是時也吏無振滯之議友無急難之仁幽於圜牆之中日與徒隷爲伍身非木石其何以堪以故俛首震惕卒從文比嗟乎百犬吠聲積羽折輪十夫撓椎三人成虎此墨翟有素絲之悲阮籍有窮途之哭也身媿蛾眉敢云見妬行乖完璧而欲免瑕摘難矣然猶苟全首領生還鄉縣奉二親之晨昏上先世之丘墓撫今悼往憂喜騈集因念河清難俟人事靡常南山之歌恨長夜之莫旦竹林之侶假剗棄以紆悰斯達生所以放言幽人因之長往者也自分身累百垢長爲世棄乃稍稍

脫拘攣之文逸瑣尾之忌弛煩多之縶然亦不敢踰
大閑冐隱惡滅先王之禮觸當世之禁務敦窮居之
尚絕希進之心而執事乃欲責煖於寒灰俟完於墜
甑幾翔於鎩羽望僕以回景曜之末照而收桑榆之
晚績也無乃與僕私指謬乎夫豢鹿頓纓志在豐草
羈鳥奮翮棲慕一枝即有惡殺之國過仁之主腆詞
之廝寵之以高軒享之以玉饌娛之以雕檻昭之以
橐脯彼且駭顧驚鳴奔逸之惟遠耳僕聞古之聖賢
心有所鬱結不能通其意則著一家之言思垂不朽
僕誠欲效之庶幾償前辱之萬一流文采於無窮然

才劣左馬而欲自附作者畫虎之誚其能免乎方將修農圃之業急公家之輸賴其羨餘以贍妻子長爲太平之民惟至老死不覩兵革志願畢矣嘉靖十八年詔修承天大志都御史顧璘上疏薦廷陳與故臺州知州顏木備局書成賜金幣竟不用廷陳廷陳爲文纖疎斯辱摹倣東京每有所造輒讙呌示人大梁何景明最服之而薛蕙鄭善夫與相好廷陳雖卒坐傲誕廢然當世論文必及之也顏木隨人罷官家居故人爲湖廣參政至隨訪木匿不見既行部他邑有田父荷炙雞甗酒絲中道入門輒呵止之乃木也因

共飲至醉委甑擔去不知其方汀暉浙人所著有宣
爰集好爲奇詭字使人不能竟其辭妻甚妒與之反
目暉自縊死故曰文人無行大抵然矣廷陳有曾姪
孫一鳴與余同門進士能文亦好奇

高叔嗣字子業祥符人臂毛逆生束髮就傳著申情
賦殆萬言弱冠登朝亳州薛蕙一見歎服旣雅見重
益自貴珍謝絕流品因心師古毎有屬綴佇興而就
寧復罷閣不爲近淺其篇什往往刮抉浮華獨妙閒
曠有應物之沖澹兼曲江之沈雅體王孟之淸適具
高岑之悲壯詞質而腴興近而遠雅性亢潔不喜凡

肅雖跡在周行而情權在野郎事賦懷屢有憂生之歎仕終按察使年三十八卒任官有治獄之才
王愼中字道思初號南江後改遵巖名盛而兩號並稱海內盡知爲王仲子也仲子年十七八以嘉靖乙酉丙戌連舉科第選戶部主事官暇讀書作爲古文詞與毗陵唐順之陳束輩號八才子改官禮曹吏與大司馬李遂給諫曾鈞提學江以達學士華察磨峻切磋琢磨益成其學世廟修古禮文行親郊禮仲子製大祀詩八章漢詞選體文聲騰布諸公閒辛卯命京朝官出主鄉試仲子得廣東張季敬忌諸翰林出

之別選部屬改充衆望無如仲子季敬欲仲子一見仲子不往遂罷改吏部員外陞驗封郎而同列有短於季敬者因覆張眞人衍慶請封疏坐謫判常州陞戶部主事再陞禮部員外而皆在南則從王畿講王守仁之學而遂有得於聖賢之道乃盡發宋儒書讀之有味乎曾南豐王荆公歐陽文忠之爲文也始仲子起家子大夫操觚學古非先秦兩漢不道其所爲廣東辛卯錄文苑然賈誼鼂錯之詞章至是則盡棄之色相蹊隧出入王曾間寄示順之順之駭怪仲子言此大難事君後當自知亡何順之有味其言亦變

而隨之矣陞山東提學僉事轉江西叅議則王守仁政教所及之地仲子尋陳跡講新知往來白鹿鵞湖閒更與聶司馬豹鄒司成守益羅殿撰洪先歐陽大宗伯德講學交游公事不廢遷河南叅政督學有司以安民爲務章聖皇太后梓宫過河南僚屬畏供帳不辦下吏有欲亡去者仲子獨任之調度有方奉迎無失歲饑王侍郎奉旨出賑檄仲子將事侍郎大善之方薦於朝尋以大計罷仲子之罷葢中旨也仲子爲禮曹郎時夏言爲尚書其時仲子不能善事之至是以屬銓部考黜銓部從中調書考不及而言取中

旨罷仲子之爲文也以意定爲主有歷旬經月求不得一意意得即下筆隨之詳贍豐縟委復曲折按之分部呼之應聲援古以譽今推小而至大順之爲二百年中興之文迨其後也濟南李攀龍弇州王世貞諸子者出見謂毗陵晉江學宋而傷之理而仲子之文行海內卒不掩阻濟南丞世弇州晚歲亦不能出仲子之徑而沈深切至反爲讓之矣仲子攝生至經歲不酒肉但覺不快謝客閣書室兀却聽啜水納吐以洗中垢曰吾以一付腸胃自翻出一部本草亡慮疾矣竟年五十一卒仲子十八而登第三十三而

罷官五十一而没所著遵巖集行於世

王維禎字允寧華州人嘉靖乙未進士選庶吉士歷翰林侍讀乞養母不許遷南國子祭酒便道省母會關中地大震遂殞歿維禎之文豁達疎宕若泓瀾流江明霞頳天其始入門學司馬子長所推尊當代則其鄉先達李夢陽蹐之聖境其始載筆承明修賦頌之業用其深沈之思引繩墨修詞海內宗重居十餘年戎馬生郊一時天下北絓胡南困倭乃出而與士大夫講方畧論戰守居恒自歎服在史官大之不能論當代之故次之不能成一家之言又無緣統偏帥

之任效一割之用奉軀充位老死筆研間太倉鼯鼠耳又自言其爲人淺中狹氣戇直樸詻人有不相能不善淬慕之遂與之疎平生未嘗倒心反舌亂是非淆曲直見亂是非淆曲直者則力爭之以爲邪口不息國是不定諸所爲非其甘意往者即一時雷附然竟作攢眉狀昔人直弦曲鉤之誠自亦念之顧卒不能忍亦猶其生而修幹廣顙昂首掀眉揭膺濶步造化陶冶不可移易至居常論士大夫處世當勉効功業懷仁義之實以振靡敝而抹瘠痍亦庶幾當世之路彼遠棲林莽屩跡不入於市客問廬匿不與接此

古人鑿坯之意道傍槁立死木耳其蔭且不足休行人矧可以上棲九日下覆八埏其論用世大臣不在夫謙約卑滅惟其能保釐人民盜賊止息水旱亡憂卽食一肉脫粟之飯與一介之使自隨蓋察于一物而未達大人之觀其慨然有志當世可知也與南禮部尚書孫陞善陞序其文曰王子產二華之奧區所云嶽降不虛矣地圻山崩[illegible]與行會豈非地紀絕而人傑萎邪

陳束字約之鄞人也爲童子時泛濫百家海內士爭尚之會稽董玘有女待年必得佳壻張邦奇謂曰公

欲芝草琅玕陳生其人玘艤舟甬江呼出視之垂髫
儒衣繈趨而前面如玉澤睛如漆黑難之古書滚滚
應對試以詞賦食頃就也既舉進士高第授翰林庶
吉士益厭薄時作游神埃壒之外以極所至每一編
出諸學士諦觀之曰斯捕神彈鬼之文耶束施施自
得無所貶改竟調祠祭主事世宗建四郊都御史汪
鋐請徙近郊壇民居塚墓東上言月令布政春則掩
骼西伯善養恩則澤枯近郊壇一二里內民居不下
數百墳墓亡慮數千一壇如此諸壇可推蓋所從來
久遠矣一旦改移無力可具土地棺槨其稍有力具

土地棺槨矣死者久滅莫得形體是以命下之日痛哭匍匐莫可控訴聖人舉禮與天下樂之古人因郊肆赦今將興大禮而使死者流離於泉壤生者悲號於遠近恐非所以昭天地安百姓不報已從儀制員外郎世宗博選儁才以備制作更調諸曹郎於翰林相張孚敬束鄉人也又才束束得改編修束在翰林所日與過從論文惟與屠應埈唐順之田汝成王慎中數子他諸高貴人時枉駕過款輒閉戶謝且私有彈刺口語籍籍聞所繇得孚敬以進更自疏外孚敬恨之刺骨出外補湖廣僉事分司辰沅時顧璘開府

楚中與大相得而東念所處遠惡地悒悒不樂寄屠
應埈書曰僕不佞才質紕繆無所比數以因緣階第
得侍內庭終非其人果遭罷斥邇來湖上三見朱明
矣磷淄塵敝玄髮變衰跋涉川途壯心潰裂是以過
黃陵而歎息泛赤壁以歔噓悽目九派之流傷心一
柱之觀哭屈平於湘水弔賈誼於長沙北上荆州便
懷王粲西還夏浦再泣禰生彼數子並以命世之才
窮愁鬱抑用不究於當年俯仰今古異代同歎東上
辰沅蠻夷所都青山萬疊巑岏造天黑霧千尋黯黲
蔽日哀猿夜響鬼谷晝泣魑魅窺形螫蟲射影然斯

涉歷之艱辛非愚心所悲也若乃羈縛汚塗婆娑行
列積憤誰平哀奇不洩期會結束則朝夕遑征牘案
嬰纏則寢食俱輟二物用而赤子號百事滿而吏曹
詬妻其倥傯不知人生之樂况其他乎是以陳子康
積恨于京城汲長孺存情乎禁闥張膠東自歎其無
奇陶彭澤掛冠而歸潔古今人情略同揆矣蚤歲束
髮頗有弘志中年蹭蹬竟戾微情君子見幾不如舍
去吾道垂廢斯文有在母性高明生能容介子之隱
妻賢女也死不沒黔婁之行已矣哉金門何期石室
能待高軒無分名山可藏負瘵未平力諭不悉遂上

書乞骸骨不報已徙爲福建布政參議稍簡括案牘出周旋學士先生頗戢鋒穎就柳括比休舍輒仰屋慨嘆憤恚踴踏家人莫喻第左右羅圖史置酒一壺且誦且飲忽大嘔血數升久之徙河南提學副使竟以校士勞瘁卒年三十三耳王愼中方爲河南參政枕之肱而哭之唐順之爲刻其詩稱其參錯韋孟之間出入陰何之室而皇甫汸序之曰陳子之作蚤鑄四傑晚鎔二張遒軫平原睎駕康樂可傳不朽異乎無稱者焉

李攀龍　王世貞　徐中行　梁有譽

吳國倫　　宗臣

李攀龍字于鱗歷城人自其爲諸生厭薄佔俾嘐嘐古文詞學中弟子指目爲狂攀龍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既舉進士授刑部主事進員外郎中刑曹多暇諸郎徵逐奕飲而攀龍獨與同舍郎王世貞徐中行梁有譽與考功郎宗臣等修詞賦之業揚扢切劘號爲五子其後中舍人吳國倫亦來相聚稱六子布衣臨清謝茂榛閒與會或曰七子攀龍論紀述之文厄於東京班氏姑其佼佼者爾其所結撰摹倣尚書莊左檀弓考工司馬撽其菁華而襲其言詞湊合鉤割

巉巖鬱窔條貫支理至於不可朕測莫不聱牙嘔心
操觚之士驟然讀之莫知其所發端與其所收止而
翔躍鏘鳴怪色淵光不可掩抑至所論詩謂兩京逮
唐大曆代有降而體不沿格有變而才各至于法不
必有所增損而但出其中情辭語兼綴而全收之一
時名攀龍文駭賞相半至於其詩靡間言也出爲順
德知府謝客無所逢迎手削牘臺使者牘率古文辭
臺使者謂其名高也居一年不報最久之政聲流聞
三輔前後慰薦亡慮數十滿考擢陝西提學副使其
鄉人爲陝巡撫檄攀龍作文攀龍曰文可檄耶拂衣

歸於濟南郡東三十里許構樓居之名其樓曰白雪其地鮑城前望泰麓西北眺華不注諸山大河清河交絡其下左眺長白平陵之野海氣所際諸公屏息于旄納履於戶攀龍悉謝不通去亦無所報第日與友人長史許邦才大學士殷士儋驩飲劇集而諸公謂攀龍簡貴攀龍居恆恨不得一當世貞也會世貞副使山東至濟上攀龍烹豚候田間出蟹胥佐酺劇談盡一瓻瀉且盡攀龍睨謂曰吾起山東農家獨好爲文章恨不得一當古作者幸與足下當中原竝驅一掃萬古奈何不更訂擢所至令百歲後傳耳者雌

黃也王君足下請爲世人實之吾於騷賦未及爲耳爲當不讓足下吾擬古樂府少不合者足下時一離之離者離而合也實不能勝足下吾五言古不能多足下多乃不勝我歌行其有開乎吾以句若以篇諸近體靡不敵者謂絕句不如我妄七言律遂過足下一等足下無神境吾無凡境矣世貞前謝曰吾於足下卽小進固鴈行也豈敢以秦齊之賦而匹盟主吾爲歌行若以句權字衡不如子遠矣雖然子有待也吾無待也子雪之月也吾風行水也更子而千篇乎無極我之變然使加我十年吾不能長有子境矣攀

龍曰善請言文曰予匠心而材古者也工極矣予之錯於材也世世無通於古者以故無稱予亦無稱我然而世之疑予也甚於我即百千萬年其疑予也又甚於我雖然謂予賒勝我者獨予乎我心耳攀龍大悅更起迭為壽又一日攀龍因酒踞謂世貞曰夫天地偶而物無孤美者於人亦然孔氏之世乃有左丘世貞瞪目不答攀龍遽曰吾失言有老聃耳隆慶初攀龍薦起浙江副使俄遷左參政頃之遷河南按察使中州士大夫聞攀龍來鼓舞相慶而攀龍亦能推亢為和圓方互見客稍稍進亡何以母喪歸病心暴卒

年五十七姑蘇劉鳳爲文誄之曰於維浩渟龐深混
溟瀚瀚光象陶冶無名孰可儀軌儲與誕精穆允乃
初劭質以正逖亂爽耀式遏三靈梴以日惛窕汰焉
取麗靡之降淩以謾侮弊撥嫗掩流散隳麻不有高
張更節易桂風之蕩蕩不圖庸瘉粵乃皇造惠諗九
土矯矯李君覃作於魯泰岱融絡蒼精嘔育纆戒婁
分星璣爚煜時文峻命疇不祗肅昌徽茂符見象川
瀆茁裔肇啓漂黃歷虞襲殷逮周窮於汗竹聃始著
姓越乃邦族爰所憑藉亦既湛崙氣之和雍遐不熙
淑時乃有挺躭躭其詣恂美沈梁敦備醇至介以幼

清齊給辯肆秉斯烈朗恬不待甚洪承顯休迄我敷
賁駿發於文薄於霄戾倔奇麟振駭疾龍掣條出閒
入莫知其際風雨飄忽體變機勢芬思敏裕虛神漠
志踸踔玄眛幽理翳翳力自摽揵黜絕侈弊古有休
則是惟弘諦曠代綿邈抑豈無綴將與道裂重茲言
懲河洛騰湧滔音浤瀁結駟方馳鳴鑾顛蹶乃徂自
東奮彼千裔式從選造一有揚藝翩其飄翔載惟專
厲聕亮介業不忘劬勩將之淪踰獨我其繫誰謂翳
淹以先朝遡誰謂邃遐欲及吾世澼追爰始排伉謇
諤隱軫雄深㯹轕佻易鬱勃氣往凌切才肆橫奔絕

驅馬復曩態(叶他計)拓落逢時偃蹇曹闔(叶徒對)抗論振矜正色抵袂朝右畢傾英賢以彙㷔滃雲烝籍甚蓬蠭氣悪負節俠危行高睨二三君子共奬厥懿推瀾泝源浮揚擊汰同律緝聲陳風叙致調上徵急節峻音比格以慨憤偏宕沈鷙激則哀促疾則強枝壯絞彌極慘不傷覺駘藉無當脫畧雕㤥在衷斯喻諷而無刺情動言形抑登其細止怒懲忿風政焉寄乖乃兆衰競亦知沴齊氣之奮不乃侘傺質文相變代有所毖雅鄭殊曲孰知其暨彷徉自放御有逸轡譎而能鑿切人不媮極所蕩沃排調貴位興旣洪[illegible]芒亦廉

劇倘勝不殊曾是足畀所務快心逞忤觸計衆或側目從之釁類乃顧發舒託於沸齊遠棄列埒非謂則醉偭彼如荼幾何不麗出守畿輔邢襄焉試身可抑折中可誘誣檢察六條孤立行意狂笑山川碣石瞋恚觀者自失莫敢婞娟据理心開刺史高第稍用序遷受憲闕灤封傳薄移紛擁髦耗輔以文法胡寧藝事緼籍無害雅所湛漬德之休明膠庠所覩敦惟在寬國中策篝誘啓嚮成邁績上最聲動累積業聞塗曳云何渭涘不可涉揭惟薰自煎嗷固來忌英儁竝游慍於大憝容與濟上句 請蚤稅芳之不郤豈惟鶚

搗相學攜手隨踵言逝取酒貰媼織絇忘𢖍千里命謝憑口獨喟綽其弘高徐然域外屬運更始乘天之濟惠此羣公徵命遑遽無余舊疆推擇言蒞致令舉典俾新於治公日驅之賦於百吏敢介用逸豈職覃瘁式時荐征朋從方萃爰登其幾匆庸以次再陟作監益此末歲昭茲雋功衆寵相稱茂揚豫士匪亟來字追綜名周赫赫分地庶其益躋隆我鼎司叶息利慈養條違盡焉摧毀在疚亡何遽軫傷泗殄矣伊人郎之云悴人倫岳隕典墳霣隧有識纒哀豪彥興涕斯緒適造失之胡亟烈烈桓桓白日幽瘞嗚呼傷哉意

昨周道款言江汭死生契濶胡𣏌之嗟閒承燕閒殷
奉崇議刋酌流畧軌程篇制騁觀三五資渺閎遂揞
擊作者鈎深探秘標之遒峯崛稱雄愜非之先學
飧後悔百氏流靡餘波方潰予輿覩之豈獨無裁
仰一時𦆀足磬款郎有避回辭何不載洞達中懷生
氣如在慷慨謂何旋郎冥昧嗚呼傷哉公首關沈越
在輯玉代與依誰錯衡是繼操馭學篤其功不啻經
想容覩郁何棣棣狀不甚偉視精而銳疏縱不拘敢
往開敎造辰彌海雲清霧霽比量絜度云孰能企萬
務粃糠才術伭隸蒙叟吳芬曠祀遙斯咯然俱亡惟

爾淸截嗚呼傷哉故以貽坐議君之出類叶尺不固其節肅有所觖忠奮拔軀獎恤赴義業雖未融精貫可示禮有表署大夫置貳公於厚終可謂不負良友瞿瞿急公之嗣悉取其書使遂傳彼蘭臺石室將焉着記生平故人不眇吹靇總一厥文徊追歎噫叶烏界包洞鬼神含朗方星九原可興嗟孺子款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嗚呼傷哉

王世貞字元美晉王覽之後世爲浙人宋漕貢進士來家崑山之湖川遂爲太倉人祖倬父忬倬成化戊戌進士癯然儒者富於經濟起家知縣累遷右副都

御史整飭兵備兼巡撫順天等府禦虜馬蘭峪有功進兵部右侍郎忬嘉靖二年進士以行人授御史虜犯古北口忬按順天趨守通虜大來竟不能渡河西爲世宗所知特旨擢僉都御史三十一年命巡撫山東亡何倭寇浙直且侵閩中命提督軍務巡撫浙江兼轄福建忬倚俞大猷湯克寬爲將奏釋繫獄故將盧鏜尹鳳卒用破浙直閩中寇明年虜入大同殺將覆師世宗手勑忬左副都御史移撫之忬會宣府兵大破虜擢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已轉左兼副都御史移鎮薊遼擊敗把都兒之擁衆入犯者又擊敗

犯遼東虜明年擊敗虜小王子又明年授兵備副使
江南倭有功四年坐虜入灤河奪一官尋以鹵虜馬
畜過當復之四敗東虜於遼東又二年虜大入犯走
之明年大破遼左虜斬首八百餘級忬治邊屢有功
自以受世廟特知不復媚事上左右又不復修禮用
事相嵩父子嵩父子恨忬久之最後授指按邊郎按
邊郎奏忬不事事嵩擬旨責忬其後虜突過灤淺薄
都城嵩客嗾御史論忬下獄世蕃削讞牘所叙斬首
虜八百餘級詆忬罪忬坐論死是爲嘉靖三十七年
世貞幼稱聖童六七齡已能讀父書至數十萬言十

五爲寶劒詩有奇句十八舉于鄉明年成進士則嘉靖二十六年也授刑部主事閉戸讀書與李攀龍諸子修詞賦之業過從無日夜相彈射復相稱詡動曰吾黨動曰我輩動曰我二三兄弟動曰海内動曰中原其聲華意氣睥睨諸公閒至前無古人世貞雖與攀龍輩修詞賦之業乎其當官視中貴人錦衣帥幸用事者蔑如中貴人錦衣帥或有不得請求政府爲地亦不爲理相嵩才而欲致之意弗善也時有譏詆在酒杯口角閒語流聞嵩嵩謂世貞惡少年矣兵部郎繼盛論劾嵩下獄世貞納橐饘繼盛妻訟夫寃世

貞爲定草繼盛被刑世貞往哭收殮之嵩乃大恨也諸郎官有文譽者出爲提學使者爲美遷吏部推世貞嵩格之得兵備青州青多盜世貞謂盜不在遠在左右左右椽吏是顛倒秘迁其行事不可端倪購重賞收募閭里輕俠少年用之青遂無盜始世貞至官山東諸公見謂文少敢賦奕飲爲俊舉而已既見精嚴練事發奸隱如神明以爲趙子都之流也大加歎服聲聞京師相嵩父子益忌其父忬灤州少失事遂釀罪搆下獄矣此時世貞棄官走長安市與其弟儀制郎世懋叩闕請代鞫上貴人語世貞曰此無益適

趣乃公斃耳世貞世懋日囚服跪道傍遮諸柄人車搏顙請救諸柄人側目嵩無所敢言恃竟坐誅世貞號跣歸柩倚廬哀痛禫除猶苴履葛巾爲心喪居久之荘皇帝即位赴闕訟父言殺臣父非先帝意本相嵩父子不然何臣父劾首功八百餘級不論論灤州虜小入至死伏惟陛下哀憐詔復恃官此時世貞稍通賓客論文字宴游山水闢矣世貞爲園曰弇州盛有水石花木之致客來見世貞者世貞皆款之弇園中不惟世貞之文名也而弇園亦名於天下南北臺省謂世貞父冤雪可官也吏部補世貞兵備大名世

貞思痛不出應詔上八事寓書當路此八事也世貞
所以報主矣若官世貞世貞死不敢官當路解而強
之世貞出而世貞之友尚有尼世貞者世貞曰夫如
是則仇君且也敢勝崇伯子遷浙江參政治吳與三
郡吳越新罹兵火供億繁興民不堪命世貞請汰内
府内官大小監冗食及錦衣諸衛寄籍者事雖不行
竟得改折漕糧十五萬三郡之人以爲此緣王使君
遷山西按察使聞母病投牒歸中道得訃矣服除以
薦補臬旋轄廣西一月入爲太僕卿擢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督治鄖陽時相者江陵張居正世貞同年也

會楚地再震荊州廬舍多壞世貞引京房占有臣道太盛語又嘗遺所貴人書言江陵淺淫耳目好非社稷福其人泄之居正積不平數言於人人然客有請世貞文壽居正父母與其壽居正世貞復盛有所稱引至比居正父於衆父比居正母於稷姜嫄居正於世貞若忤若合手書不時至殊亦款款世人又謂世貞居正之人也稍遷南大理以人言改應天府尹歸此時居正遭父喪奪情起服吳中編修吳中行簡討趙用賢上疏論居正居正欲杖此兩人者學士王錫爵詣居正所責之忤居正歸世貞故與錫爵同里相

善也亡何錫爵有女以守節蜕化其未化時感冥契
立恬澹教門世貞棁之尊之曰曇陽大師拜爲弟子
於是焚筆研謝賔客與錫爵結廬合居戒食梵誦甚
苦異時所嗜好古圖籍若三代彝鼎名墨酒鎗棄爲
他人有悉不問於是言官希居正論錫爵世貞兩人
者家居譸張爲幻而一日用賢及門稱弟子而人又
謂世貞非居正之人也世貞於文字其宿好久之終
不能焚筆研謝賔客又復應人求請復游於酒人詞
輩緇流羽侶閒居正卒起南刑部侍郎改南兵部侍
郎以三品考與官廕一子時已遷南刑部尚書矣有

言其嘗被劾不當得考者乞休歸而尋卒贈太子少保予祭葬當肅皇帝時海内文學知名士人人自標世貞最後起異才博學横絶一世其所蒐獵子史百氏皆以意鎔練翕然爲一家古今著述之富亡踰也其詩使事搆體不嫌小出入要歸之元氣坱圠大海渟泓中無餖飣寒促鑱刻深險之態其地望之高游道之廣聲力氣象能鼓舞翕張海内之豪俊以死名于其一家之學直千古不廢也客旣亡論洒人詞輩緇流羽侶日踵世貞門四方書問往往不絶其所饋入亦往往緣手散施咄嗟盡有時削牘薦人多者或

致千金後生初學得世貞一言品題一面傾吐則或
希聲傳影轉相引重蓋嘉靖之初王守仁以講學開
門能鼓一世而從之而當世貞之身士人風尚大類
其時客或故於廣衆坐中字世貞示親暱而黠者或
陰持幕中嚬笑私語賣世貞世貞思及人而人不知
醉罵人而人反思之世貞語其子曰吾自束髮即負
大恚既舉進士有所見聞即負大憤庚戌以後虜入
都門即負大慮己未以後家難作矣即負大痛隆慶
戊辰以後有所迫而不能守匹夫之節即負大慙庚
辰以後入於悟門悟前之僭也即負大悔吾他無深

嗜嗜讀書文及酒酒損吾德而幽憂之際亦復賴以活文章稍益吾身後而實小之且吾以酒得生以生得譏以文章得譽以譽得謗以譏謗得挫挫之與譏謗也葢天所以憐我而我之所以自解於辟也世懋字敬美既晚出游於其兄諸子間其爲文章稜稜有氣岸諸子命之曰小美仕至南太常寺少卿小美之爲仕也好爲條教煩不至瑣曲暢物情而能因事爲功世貞子士騏亦舉進士仕吏部郎

徐中行字子與長興人也白晳豐下美言笑樂交游爲諸生寠甚然出必著鮮好衣顧應祥識之曰貴人

也妻以甥女楊旣舉鄉薦學古文詩詞前輩劉麟與爲忘年交十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會應祥爲刑部尚書奇攀龍與世貞文使之納交中行見二子而大悅聚首刻勵一意行其說攀龍峻潔寡合而中行居諸子間最名樂易山人墨客慕而願交者一無所拒益與懽浹傾貲贈遺至假貸爲客費出知汀州府遭喪服闋再補汝寧竟用郎時賓客爲奸利考察論謫家居顉其客曰益進中行雖坐客受官謗亦不以其故謝避嘗爲書通世貞曰山栖中市朝書畫中商賈杯酒中地獄好客中苦海皆是勝事雅會而因多業

障若官治簿書者亦朝商旅之券課地獄苦海之案牘也吾所頗得廓落以無智故任之耳中行既不謝避客客有名一能者求見中行悉得其所欲中行所饌客但取咄嗟辦恨豔耻耳其酒態類唐諧調悅客欺之以言而不疑迫之以煩而不焦酬之以負恩而不怒客有求其尺牘爲先容雖數十函無懨倦閒度不能中客欲而猶強應之曰奈何使其有慚色中行旣善待客客亦畢其技力佐中行中行名亦用客益盛而諸公皆歎中行至性過人風流被物矣中行自謫起屢遷至江西左布政使所至皆有治行其文步

走古昔所立卓爾詩格高逸近體宏麗而悲壯甚楊妬不予也

梁有譽字公實順德人父世驃御史有譽秀穎日誦數千言長益湛思百氏以進士授刑部主事李攀龍輩結社爲聲詩有譽業先成家嚴世蕃欲親有譽有譽耻爲褻狎遂謝病歸卒年三十六嶺南詞客繼有譽而起者有黎民表區大任諸人

吳國倫字明卿興國人嘉靖己酉舉湖廣鄉試第一明年舉進士授中書舍人選補兵科給事中楊繼盛之戮國倫倡衆賻送嚴嵩銜之坐他事謫江西按察

知事量移南康府推官再移歸德居二歲棄去治田
下雉嵩敗就家起建寧府同知稍遷知邵武再知高
州擢貴州提學副使再遷河南左參政罷國倫識高
氣峻不能迎合而閱議坦懷未嘗有所矯飾其始起
以七子得名京師遂偏海內宦遊在所懷刺過從投
所著作注籍賓館甚衆家居踰歲從遊奄至乃拓湖
瀊營北園列亭環卉穿沼搆梁當園之中壘石爲洞
名曰飆颭燕賓之餘獨坐吟誦暢然得意或夜泛舟
入富川湖載嘯載歌與月出沒賓從雖衆才品臚分
不使凡流猥參高會就坐禮畢飛觚錯行善謔解頤

清歌驚聽已復自起捲裒撾鼓家僮從傍橫奏朗笛
風流不減古人與桂林張鳴鳳相善而黃岡人黃同
執欲人方尚贇吳人俞安期後進遠來爲世屬目國
倫獎詡爲多國倫嘗出所撰著屬鳴鳳較理且誘以
恣所譏刺鳴鳳輒論六子得失其畧曰子相儁而不
深公實麗而不壯蓋靈筭蹙逼則然于鱗嶽挺雲端
元美海涵天際乍望令人辟易問與公遇氣勢相壓
公徐逞沈思鬱致泮渙以進猶之組繡各出所執而
神采煥發終獨遜公如五七言律高出其上文則元
美閎博自擅以公典雅適足抗衡于鱗學語史漢間

不醇之撥而苦是矜乃詩顧獨有齊氣子與朗豈似其爲人然倡和裁堪託乘不能過也國倫蹶然起曰何期今日復睹典論隨問先輩誰爲最勝鳴鳳曰蕩除積習恢復古初北地汝南亡敢輕議正嘉之際黃岡王廷陳稚欽亳薛蕙君采清韻秀藻良爲競爽後來亦鮮其儔必也大梁高叔嗣子業乎國倫曰信然雖然何以益我鳴鳳曰諸公才能曠世學並兼人傳後無疑也惟篇篇意自我先語忌人後則善矣國倫起謝曰荷益不淺國倫卒鳴鳳素衣式臨悲響迸溢詩罷而誄目爲之靑國倫所著詩文名甔甀洞集

宗臣字子相揚之興化人父周爲蜀中守臣秀眉豐下目光傍射豪俊自喜年二十餘成進士授刑部主事吏部尚書李默見臣文奇之調爲其屬得考功郎吏部郎故自相貴絶不復通他曹郎臣爲考功與李攀龍王世貞輩切劘如故久之謝病歸讀書百花洲中居二載默復入爲尚書移書趣臣臣爲强起序遷稽勳員外郎默與相嵩交惡見法而揚繼盛死臣嘗賻之金竟出爲福建布政參議至則閩中有倭難臣分守西門開門納避倭民登城擊倭尋遷提學副使卒於官臣與攀龍輩居相語朝廷可無文章之士則

鳳鳥不必鳴岐山而麒麟爲檮杌亡論明良喜起賡歌君臣之盛於唐虞之朝即朝不坐燕不與憫時政得失主文而譎諫言之無罪聞者足以戒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亦何所不得方吾屬詞比類結撰至思時也倏來忽失經營將迎之間既竭吾才不得一辭窮日之力不得一語及夫合契古人明請一朝實獲其心得意尺牘千金享之嗟嘆詠歌手舞足蹈過此以往莫之或知不言而信是委喻於同心其有不反三隅屏息避之耳熾而人厭信而人疑其心以爲與其以不知者嘗吾技則豈不得已其無以嘗吾技者

乎則病者乎是謂我竭才窮日之力而得之而彼豈得輒聞焉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風興起是旦暮遇之也四海一人是比肩而至也詩可以怨一有嗟嘆即有詠歌言危則情性峻潔語優則意氣激烈能使人有孤臣孽子擯棄不容之感遁世絕俗之悲泥而不滓蟬蛻滋垢之外者也奈何而冀幸不可僥之富貴沾沾乎游大人以成名也臣於詩好建安李白杜甫於文好司馬遷李夢陽其理疏以達其節急以短至於橫放雄厲務出意氣之表高者凌太虛秀者奪萬邑居常持論寧瑕而璧寧蹶而千里至其論

人亦然寧爲籍母爲季年三十六無子卒之日衣冠
坐手書三詩飄然有御風凌雲之意擲筆而逝寄言
其父死葬我金陵是時周方爲南比部殯臣金陵久
之周曰金陵遠家誰能及歲時以一盂粥澆墓也乃
葬之百花洲其故所讀書處